

2017太平洋國際  
International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7

詩歌節

# 百年新詩，吼海洋！

序 百年新詩，吼海洋！／祥灑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鄭瑤婷 | 02

2017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節目單 | 04

## 詩人讀詩

詩從今夜藍／撒韻·武荖 | 6 韓昕余 | 9 管管 | 12 黑芽 | 14 紫鵑 | 15

海上生涼風／朱濤 | 17 徐珮芬 | 20 周欣祺 | 24 葉汐帆 | 30 陳柏伶 | 32 沙力浪 | 34

牧神的午後／顧彬 | 39 田原 | 41 蜂飼耳 | 45 零雨 | 54 馮晏 | 57 張寶云 | 61

星星的約會／戴濉娜 | 64 倉本知明 | 68 王凌 | 71 茱萸 | 73 卓純華 | 78 陳黎 | 81

圓桌詩會 小詩的大圓周 |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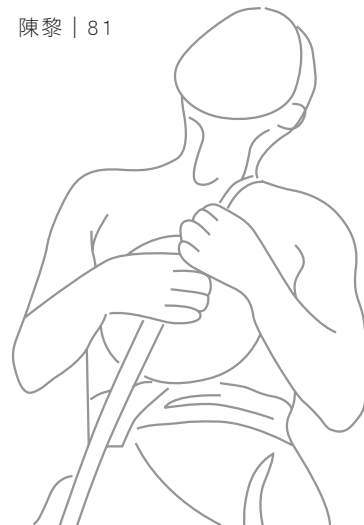
## 特別收錄

演出者介紹／朗詩 - 東華大學實驗小學校友 | 100

歌樂 - 部落女神 - Tribal Goddess | 101

徵詩入圍創作／2016年「為孩子寫詩」 |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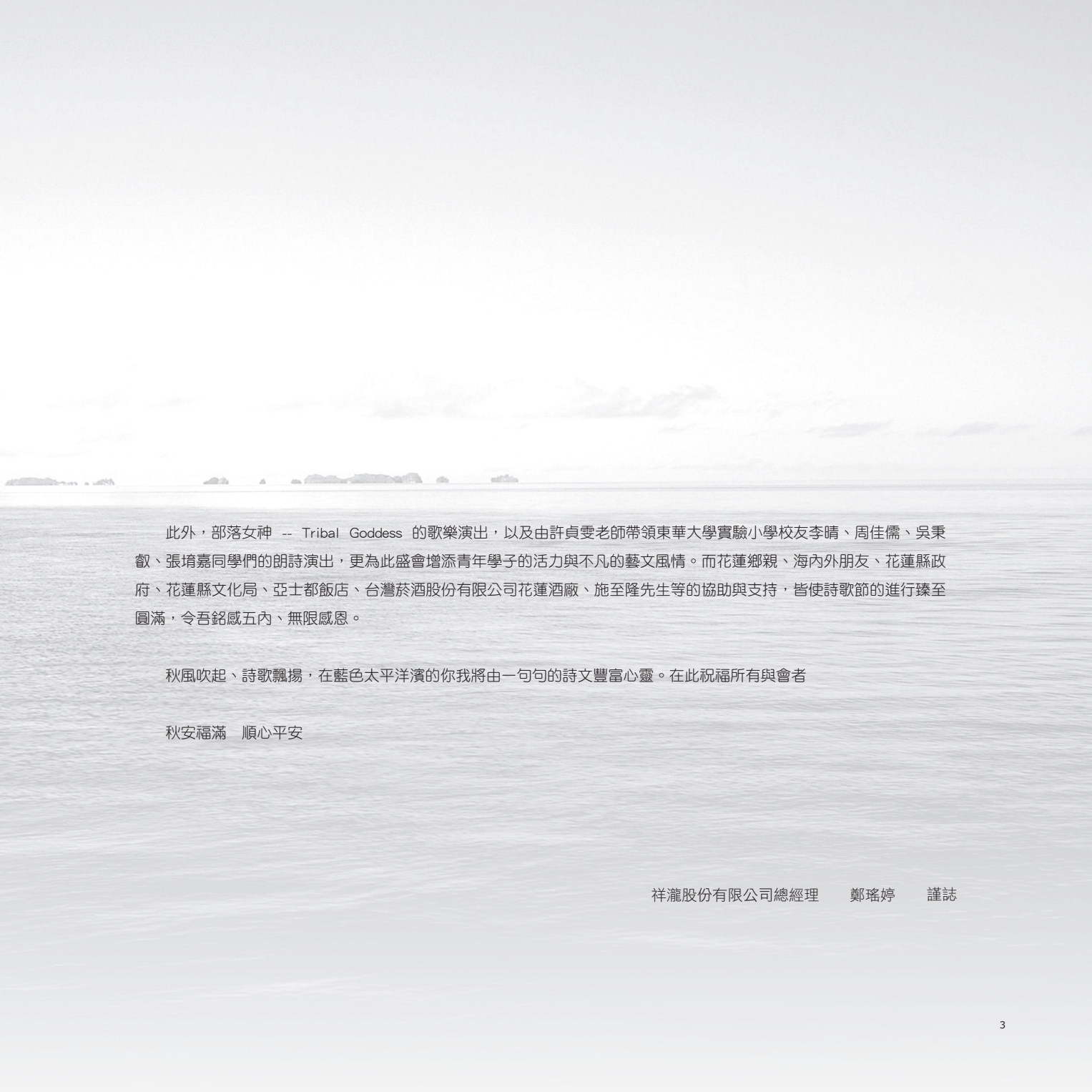
策展人語／百年新詩，吼海洋！／策展人 陳黎 | 108



## 百年新詩，吼海洋！

「太平洋國際詩歌節」以島嶼為圓心，橫向跨越海洋、縱向以詩會友。帶著其獨有的族群融合及開放包容的經驗，以推廣詩文學為己任，於華人世界開拓詩的有形及無形領域，將詩文學與體驗薈萃於此，由不同詩人在不同時代以優美華文書寫一首又一首撼動人心的詩篇。

時值新詩百年之際，第12屆太平洋國際詩歌節以「百年新詩，吼海洋！」為主軸，邀請各界華文詩人一同於偌大的太平洋濱吟唱一首首發自肺腑的新詩。感謝由世界各地遠道而來的詩人，顧彬（Wolfgang Kubin，德國）、葉汐帆（Rachid Lamarti，西班牙）、蜂飼耳（日本）、倉本知明（日本）、田原（東京）、韓昕余（新加坡）、王凌（香港）、朱濤（深圳）、茱萸（蘇州）、何言宏、周欣祺、翟月琴（上海）、戴濉娜（北京）、馮晏（哈爾濱），以及台灣各地詩人，管管、陳黎、零雨、陳柏伶、撒韻·武荖、黑芽、徐珮芬、沙力浪、卓純華、紫鶻、張寶云、李進益等的共襄盛舉，使得詩文交流跨越地域及語言，多元而豐富的文字如絢爛煙火目眩神迷、澎湃浪濤震撼心扉、清澈溪流洗滌心靈，也如同一道道味道層層堆疊的美食佳餚，融合的各式香氣及口感在反覆嚼咀中躍然而出。



此外，部落女神 -- Tribal Goddess 的歌樂演出，以及由許貞雯老師帶領東華大學實驗小學校友李晴、周佳儒、吳秉叡、張堉嘉同學們的朗詩演出，更為此盛會增添青年學子的活力與不凡的藝文風情。而花蓮鄉親、海內外朋友、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文化局、亞士都飯店、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施至隆先生等的協助與支持，皆使詩歌節的進行臻至圓滿，令吾銘感五內、無限感恩。

秋風吹起、詩歌飄揚，在藍色太平洋濱的你我將由一句句的詩文豐富心靈。在此祝福所有與會者

秋安福滿 順心平安

祥灩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鄭瑤婷 謹誌

# 2017 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International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7*

## 與會詩人群

---

海外詩人／

顧彬（Wolfgang Kubin，德國）、葉汐帆（Rachid Lamarti，西班牙）、蜂飼耳（日本）、倉本知明（日本）、田原（東京）、韓昕余（新加坡）、王凌（香港）、朱濤（深圳）、茱萸（蘇州）、何言宏、周欣祺、翟月琴（上海）、戴濞娜（北京）、馮晏（哈爾濱）

台灣詩人／

管管、陳黎、零雨、陳柏伶、撒韻·武荖、黑芽、徐珮芬、沙力浪、卓純華、紫鶻、張寶云、李進益

演出／

朗詩／東華大學實驗小學校友李晴、周佳儒、吳秉勳、張培嘉，指導老師許貞雯  
歌樂演出／部落女神 - Tribal Goddess

## 節目單

---

**Fri**  
11.10  
星期五

19:00-21:00 【太平洋國際詩歌節之夜】開幕茶會  
【朗詩】東華大學實驗小學校友／李晴、周佳儒、吳秉勳、張培嘉  
【詩從今夜藍】撒韻·武荖／韓昕余／管管／黑芽／紫鶻

**Sat**  
11.11  
星期六

10:00-12:00 【海上生涼風】朱濤／徐珮芬／周欣祺／葉汐帆／陳柏伶／沙力浪  
14:30-16:30 【牧神的午後】顧彬／田原／蜂飼耳／零雨／馮晏／張寶云  
16:50-17:50 【黃昏的和諧】歌樂／部落女神 -- Tribal Goddess  
2017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獎  
19:00-21:00 【星星的約會】戴濞娜／倉本知明／王凌／茱萸／卓純華／陳黎

**Sun**  
11.12  
星期日

09:30-10:45 【圓桌詩會】小詩的大圓周 1  
茱萸／何言宏／戴濞娜／馮晏／蜂飼耳／韓昕余／倉本知明／田原  
李進益／卓純華／管管／紫鶻  
11:00-12:15 【圓桌詩會】小詩的大圓周 2  
朱濤／周欣祺／翟月琴／顧彬／葉汐帆／撒韻·武荖／王凌／張寶云  
陳柏伶／徐珮芬／沙力浪／陳黎（主持）

**Mon**  
11.13  
星期一

14:30-16:00 【太平洋詩歌節台北盆地場】詩人讀詩  
管管／顧彬／茱萸／戴濞娜／馮晏／朱濤／周欣祺／蜂飼耳／田原  
王凌／翟月琴／茱萸／陳黎

詩人讀詩



## 蘭嶼之歌

### 羅漢松

北方之島，ibayat人這樣稱呼我們  
我們的話一樣 中間隔著大海wawa  
ibayat人羨慕北方島嶼  
他們有美麗的族語和文化  
像那遠方羅漢松的嫩葉  
膝蓋等長的思念  
那是五年漫漫的歸途啊  
我卻在漢人的盆栽看見你  
屹立衝天的姿態

（我們伸展自不同的枝桠，卻喫著島嶼相同的水  
烈焰風雨，嫩葉緊緊抓著曾經失了根的頭皮....）

潮水在陰間堆積成淚水  
暗暗地湧動成為暖流  
那是很多卑微的訴說  
島嶼的自己慰藉自己  
唱著動人魂魄的鄉愁  
女人烏木黑的髮  
甩成一片又一片的浪花

### 兄弟

兄弟，我們是如此相像，兄弟…  
我們是北方陸地的盡頭  
你們是南方所有的美好  
一千年前我們曾在海上相見  
我奮力擺尾，飛向另一種天空的藍  
你緊追著我，以你額上絢爛的大刀  
切進那黝黑的深海

一千年後  
北方依然是陸地的盡頭、流浪的盡頭  
四排九棟的國宅是國民政府的砂雕、山羊和豬的家  
漁人不住海砂屋  
我們的祖屋，那是有本事讓呼吸很長的家  
而南方ibayat你們，依然是黃金、動物、鬼頭刀的家嗎？  
你們羨慕的北方之島  
如今已是核廢料的家

我們是TAO人  
我們的島嶼受傷了  
我們平靜的海被馬達切出一道道傷痕  
女人的黑髮時髦了  
小孩要去台灣唸書了  
兄弟啊！把小船划下水  
讓我們在黑潮裡碰頭，在黑潮裡分手  
死後我們約好海中射魚  
挖一把羅漢松的土，葉脈上有星光  
划槳的手紋一時竟忘了年紀  
我們將一同憑弔島上的歷盡滄桑  
在同樣的陽光裡漆上皺紋  
羅漢松下解我們的憂傷  
順著海流的韻律而唱

### 排練場

走 三兩跬步滑入排練場  
黑膠地板是一片瀝青的布幕  
甩著我未乾的青春  
沈沒 當我們以肉身堆疊成河  
緩緩滑移出柔軟的河床  
窗簾就長成了森林，黑板就化成了夜幕  
日光燈撒將下來，成為了樹影橫斜  
有光，給了線條  
風吹，動了薄霧  
松風、光、薄霧，三層生命彼此印染  
倏地，風起熱烈，吹響了山林  
薄霧化為水，水汨汨滲進大地裂縫  
原來尋尋覓覓的生之紋路早已盤根錯節  
生命因此茁壯成為老樹

### 沙韻的路

一下子踩空了心事  
身體浸入南澳溪柔軟的藻泥菁荇  
風雨落下如流星，沉入紫色的河裡  
山路高高低低，月光下  
一群帶著醉意的泰雅族人  
腳步急遽呼喚著妳  
妳像那稍稍停留的漣漪，蕩開  
隨即無影無痕，河邊的樹林低著頭  
那一天，只因妳往與眾人相反的方向去  
妳命運的土壤，我如今終是踏上

### 我是你借來的名字

我借來妳的名字，走進泰雅爾的森林  
遂在月光下看見妳  
妳的名字躺臥在溪水裡、跳躍在山間  
牽起這裡的土，牽起這裡的文化  
岩壁上爬滿子孫的思念，我們得以對生命謙卑  
當我摘下妳的名字，森林的天空就會下雨  
但妳的名字教會我愛、勇敢與寬容  
當我從排練場走出，森林、山水因而退位  
像那布景條地拉起，年代遠去  
大而平坦的柏油路展開  
我忽然忘了回家的路怎麼走

## 剩下

路做12個月，  
在路上口渴的事，用梅雨的眼淚浸濕吧  
春天在樹梢掛著最後的微笑，多汗的烈日踢走大朵大朵的白雲  
有多少人在這樣的日子，發現身體裡住著蔭涼  
你思慮的成熟 像顆老樹  
太陽光刺穿了葉脈，還是繼續明天的計畫  
隔壁村的狗兒喜歡你害怕的眼神  
狗兒們開聲叫著，暴雨經過村莊，感冒的雷聲咳出了刺耳  
在大雨過後，萬物難逃分離  
多少的哀愁，在黑夜裡穿好鞋 上 路  
樹葉莫名的，懷上了白花  
狗兒開的馬路，多了雪白  
松鼠的眼睛吃進了冬天  
我想冬眠

## 外太空來的水

定時的暗燈  
太陽交接著下山  
提水瓶空著肚子  
躺著 一台銀色的機器，給了三種溫度  
冬天的 夏天的 秋天的設定合適的溫度，  
沒有難受的口渴，只有沒加冰塊的水  
一棟特大的樓，有乙處可供提水，是對我的福氣  
水回到城市裡的窩，旋轉的風扇  
吹著剛帶來的夏天，容器裡的冬天，一個人喝是最好



撒韻·武荖 SayumVuraw

· 進入「原舞者」後才知道自己是撒奇萊雅族，從原住民意識自覺，爾後積極推動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與文化復振工作。

Kukay nu sakizaya a dietu—路陪伴我的靈魂

· 100年第二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散文組」佳作（會呼吸的房子--Sakizaya家屋），「新詩組」第三名〈部落的味道〉（入選2011台灣詩選）

· 102年第四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新詩組」第一名〈找生命的路—原舞者《找路》進山排練詩札，入選2013台灣詩選集〉。

· 104年第6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新詩組」第三名：得獎作品：〈蘭嶼之歌〉。

2015入選為楊翠主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後原運.性別.族裔—2013年當代台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報導人之一。

2016年 陳彥斌執導 原舞者《浮島》兩廳院演出暨全臺巡迴演出。

2014年 原舞者布拉瑞陽執導《Pu'ing 找路》兩廳院演出暨全臺巡迴演出。

2016年- 原住民委員會 撒奇萊雅族專任委員。



## 野鴨

在祥和的霧靄中  
寂靜的河呀  
我把腳輕輕伸進她的懷中

一隻野鴨在我的近旁  
透過蘆葦  
我看到她微紅的臉頰

她看著我 河流一樣  
我走過去 她一動不動  
她一動不動

好看的羽毛顫抖著  
一種聲音從她的胸腔發出  
咕咕 咕咕 我伸出去的手即刻縮回

紅紅的雞冠仿如受驚恐的花瓣  
尖尖的小嘴 沿著脖頸伸向身體的下面  
啊 她的眼睛 靜靜地合上

直立著的羽毛閃閃地垂下來  
如同溢滿著的乳房 身體的下面  
幾顆乳白色的珍珠 那樣的溫暖

## 吻

哦 你從哪裡來 似曾相識  
是晶瑩的火 像玻璃  
又像海棠的葉子  
像冰

一粒粒  
靜默著遠古的念珠  
在深黑的夜 握在手中  
如翻看一本海盜日誌

那一個夏天  
我曾經到過你那裡  
在你的密門之內與你促膝  
細數所有的寶藏

林子裡那條清澈的小溪  
清冽冽地穿過 我的身體  
把我的骨頭洗得那麼白  
如月亮一樣的透明

為什麼美好總是這樣很快就消失  
你從哪裡來？ 又去了哪裡？  
在我的唇上轉瞬即逝  
這美妙之物

## 萬物之核//一只古老的梭子哀傷地舞蹈

題記：神說，萬物始於聖女之初。

隱秘的叢林 透明的 柔美的 樂感

豐富 渺小 掩映著浩淼之綠

天空 褐色的土地

蒼老的 不為所見的化石 以及

神秘的原罪 觸覺 身體 靈魂

波濤歡欣的島嶼之魅

來自苔蘚和頁岩 亙古的隕石

從不知名的老祖母的死亡 遷徙

圖騰飄蕩 奢華之弦的 顫音

滴落絲綢般翠微吞噬的遠山

一只古老的梭子 哀傷地舞蹈

搖曳宮殿 遲緩的地 俏麗地歡愉之欲

石油深黑色銳光 穿越

聖杯中沉默的鮮紅

血與血的對話開出暗夜中的百合

未央的鐘聲 跪於燭臺 匍匐於泥土

花蕊初誕之喜

羞澀 婉約 如聖靈之靈

晶瑩 尖峰明亮的吶喊

朱砂燃盡 唇之岸

一枚棋子 跳馬 越界河

喧嘩 尖叫 撕裂 混沌如雲開雲合

激蕩 奢侈的狂歡 跌破

蘋果嫣然的成熟

列隊 舒緩的 激昂的 蠻荒之旅

漲滿地獄之門 潤滑 晶瑩的痛

平靜透視 樹的幽暗

燃盡雪域 高潔的豐盈

晨曦 統治遙遠的肅穆

跋涉於渴望的絕壁

涅槃

露水之精靈 流淌的孩提之眸

蔚藍色浩大 繁碩 汪洋般悲傷

生或死 有或無 變奏之無變奏

萬物之核

生之初

## 看看

你很少用一個具體數字界定時間

比如

幾點幾分

早上傍晚 時間在你的字典裡是

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

你走了多久了 多久可以

看看

這是一個清晰的數字

在你的心裡 看看

就是等

就等吧

看看 等等 看看

等等 看看 等等

看看

等到什麼時候才

看看

等你的字典有具體時間

就如這首詩

冷得不忍

相

看

## 秋日

是時候了  
在你稀疏的銀白色的髮際  
額頭更顯突出 卻與蒼穹也更親近  
叢林褪去盛裝 威儀的樣子越發挺拔而俊秀

事物並不只顯示繁盛  
有些成熟和豐收藏匿著  
一粒豆莢 一塊月餅 一刀藍天  
深邃的峽谷出沒著蒼鷹

大雁已經啟程了 所有的夏日  
氾濫著盛開的燈紅酒綠 推杯換盞  
歌舞昇平之後 隱身而去  
如寂寥的未央之夜 更聲冷清

此時 你的出現異常的靜默  
被收割掠奪了一切之後 該睡的都已睡去  
河流溫順得像一隻剛剛分娩的母羊  
祥和和穿透黎明

一輪冷月蹣跚著在不眠的眼角  
繡出品瑩晶瑩的回憶  
你從遠遠的林子拋出一抹胭脂紅  
萬物瞬間啞聲

## 黃昏即席

落日彈奏著彌撒  
唱著給神的《祈禱頌》  
九十九隻天鵝如愛慕的雲朵  
湖水燃燒著激情  
肅穆的鐘聲瀰漫在恬靜

落日迷離 正如眼睛裡的喜樂  
波光搖晃著豐碩的誘惑  
秋水伊人  
霞輝漾出差澀

一葉小舟從山脊斜斜地灑下誘餌  
金光閃閃的鱗翅浮游而來  
就如生命瞬間的誕生  
這是何等神秘又美麗的悸動  
在一場天與地的約會沉入湖聲

蘆葦鋪展 如雲遊的學子  
打開一本一本的經卷  
靈魂跳躍著輝煌的典藏  
自然界早已學會取悅人的眼睛  
仿佛情侶彼此呈現火辣的癡情

韓昕余



祖籍山東青州。筆名昕餘。新加坡國家發展部直屬部門簽約作家。新加坡名人傳記、專訪作家、詩人、創意人、主持人。國際華語詩歌藝術節發起人和總策劃，中國網路文學桂冠詩人。出版多部名人專訪、詩歌集及歷史專論。作品散見於中國大陸、新加坡、港臺及東南亞媒體及雜誌。

## 五官不正集

---

### 狗嘴

除了吃是真的、別的、咀嚼出來的、大部份是假的、真理是說出來的、不是幹出來的、所以、才有聖經那本禁書、如果都在嘴上、裝上拉鏈、拉起來、這人間、會零污染、也是、美麗的錯誤的呦、這人間、有鳥、鳥聲、也是美麗的錯誤、鳥就這樣吵著、一個圖書館、給吵出來了、不要忘了那些書、都是那張嘴、嘔吐出來的、髒呀！髒、你還想看！

### 橫眉

本來想垂下來，做帘子的，可是，眼珠子不願意，它還沒看夠，人間烽火！只好，做把掃帚，沒事時，打掃一下眼淚什麼的，不過，掃帚是會生氣的，那是在愛人的臉上，如果，上演哭戲，那要趕快，準備臉盆，尊家，您用過眼淚，泡過咖啡嗎？

### 歪鼻

所有煙筒，都是向老天生氣的，只有俺這兩隻煙筒，胆敢向大地生氣，那是因為，那顆頭顱里面，正在燃燒著一些什麼燃燒一些什麼呢，不會是燃燒的「譚瀏陽」吧！墟里上孤煙，大漠孤烟直不直？塔知道，他不知道！

### 白眼

從大禹治水之后，留下兩個池塘，就放在俺的身上，是為了儲存人生的洪水？以及林黛玉的鼻涕，為了不使池塘寂寞，莊子里兩條鯢，就在池塘里，身著黑白衫，悉為那個聖人戴孝？尚嚮個頭！

### 牛耳

吾頭上這兩扇門，是永遠為卿卿打開的，要罵要打，都隨你，我不會掩耳盜鈴，我謹尊聖命，我不做奴才，誰敢做奴才！我不做孝子，誰敢做孝子，我沒敢告訴你，我牛耳已裝上了開關。

## 俺就是俺

俺就是俺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想怎樣  
俺就怎樣  
俺要愛你  
俺就大膽的來愛你  
俺要恨你  
俺就大膽的來恨你  
哪怕你把俺揍個半死  
俺要吃便痛痛快快的吃  
俺要睡便痛痛快快的睡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喜歡走著路唱大戲  
俺喜歡在山頂上拉野屎  
俺喜歡赤身露體  
俺喜歡做愛  
俺喜歡寫詩  
俺喜歡米羅、克利、石濤、八大、徐文長、齊白石  
俺喜歡丁雄泉畫的女人  
俺喜歡丁衍庸畫的寫意  
俺喜歡土裡土氣鄉里鄉氣的東西  
俺就是這個臭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喜歡鄭板橋、金聖歎、蘇軾  
還有他娘的超現實  
俺喜歡那些青銅、那些古畫、那些漢唐以前的玩意  
但是這一些東西總比不上山坡上那棵桃樹那麼滋實  
俺喜歡鬼  
俺喜歡怪  
俺喜歡那些稀奇古怪的東西  
俺就是這個鬼樣子  
管你個屁事  
能愛就愛總不是壞事  
俺愛罵人  
經常說他媽的  
當然你也可以罵他奶奶的  
俺就是俺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 管管



名管運龍（1929）出生膠南縣龍鳳村青島市現住台灣新北市。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計畫邀請作家（1982）。得過「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詩大獎及「中國現代詩」詩首獎。寫詩、畫畫、演電影、電視劇、舞台劇33多部。參加國際「馬其頓國際詩歌節」、「揚州修禊國際詩歌節」、「上海國際詩歌節」及「臺北國際詩歌節」、「中國國際詩人筆會」、「世界詩人大會」。詩畫展多次。詩集：荒無之臉、管管詩選、管管世紀詩選、茶禪詩畫、腦袋開花、管管閒詩。散文：請坐月亮請坐、春天坐著花轎來、管管散文集、早安鳥聲、管管二重奏。

## 酒窩

---

雨過  
一顆顆雨娃兒  
倒掛  
在  
電線上  
從不生氣

## 初戀

---

我的  
小嘴兒  
呼吸不正常

## 星星在我腳底下癢癢

---

笑 笑是我們家的傳家之寶  
哭 哭是我們家的春雨  
笑喜歡在壺裡說三道早安  
哭是千年老妖喜歡在懸崖邊等你  
一日不笑  
一日不食  
一日不語  
滾滾紅塵紅塵滾滾翻了跟斗  
星星還是喜歡在我腳底下笑笑  
我說了 笑……笑 笑笑笑 笑笑



黑芽

2010年國立台灣大學藝文中心邀請展「杜鵑花詩歌節詩畫聯展」。林本源園邸定靜堂、香玉簪邀請展 詩畫聯展。2011年 入選《現代女詩人選集》爾雅出版。2012年 金車文藝中心員山館邀請展 詩畫聯展。時空藝術會場手抄詩作邀請聯展。入選《生於60年代兩岸詩選》文訊出版。2013年 剝皮寮歷史街區〈紙在太陽回來的路上〉邀請展。2013-2017年/台北新藝術博覽會作品慈善義賣。2015年 黎畫廊〈森林野未婚〉詩畫展。2016年 參與魏德聖導演「52zh I love you」演出。參加〈2016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展出。

## 參禪

雪意在世間擠壓  
和佛陀一起  
冰鎮

膜拜  
熨燙的床第

## 一生一世

在江河  
隨時渴望止渴

從經緯  
回眸

在流年  
在潤月

一種晦澀  
在你的掌心

燃放煙花  
沒有呻吟

## 最多，至少

越來越像母親  
在陰雨天哀悼昨日狂歡

我們閉口不提  
骨折的長壽花

在冰箱尋覓  
午茶點心時光

眺望落地窗外  
一千隻飛鳥自由

人間瑣碎  
多在餐桌椅行進

冰火波蘿油麵包加黑咖啡  
奶茶和蔥花夾心酥打餅

我們臣服美味絮語  
遮蔽疼痛帶來不適症狀

叉子插向  
玻璃盒內削好蘋果

日復一日  
培養良好節操

## 肉身無用

--- 寫在詩人周公夢蝶逝世三週年忌日

很多時候  
我們點燃落寞  
面對世間紛擾  
無能為力

在所有背棄  
爭奪推擠之後

我用您的眼睛看您  
和看人

俯瞰那些低緩留白  
微笑的雛菊

忍隱中漸漸不看不聽  
不怒不悲不喜

您用您的眼睛看我  
和看人

日子是乾洗手液  
淘洗不盡的污穢

鑰匙捏在手心洶湧  
不奪門而出的  
離  
席

## 遇你悄悄的矛盾

經過這裡  
你的幽靈浮現  
熟稔地在喧囂巷弄  
等待雷擊

我站立天之外  
一場開花謝落抒情  
忽然有枯槁的  
回聲

沒有想些什麼  
只是經過你緊鎖真心  
很慢地遞給時間  
無預警走近

上海，田子坊  
陳逸飛  
夏季低溫  
重如千萬思緒

我  
怎好說什麼呢  
不能塗改的  
不會重來

註：陳逸飛（1946-2005）著名油畫家、視覺藝術家、電影導演。

## 半百宣言

我不再美麗  
年近五十該有樣貌  
一一浮出水面

一根白髮引來  
全軍覆沒  
海嘯

眼簾周圍因膽固醇過高  
黃色斑點擴散成  
歇斯底里驚嘆號

肌膚褪去  
彈力青春光澤  
滙聚暗沉細紋河流

曾被讚美過的手臂  
儼然已是鬆弛  
蝴蝶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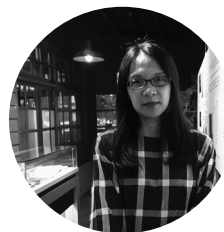
我的膝蓋  
只准下樓  
不許上樓

臀部和大腿間  
橘皮組織現象  
牽動坐骨神經

老矣  
快要變成一尊  
雕像

隨時保持微笑  
維持和藹可親可敬的  
小乖乖

正襟危坐  
左顧右盼  
莫名其妙



紫鴿

台灣屏東恆春滿州鄉人，1968年出生於台北市。曾獲2002年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廣播金鐘獎戲劇大觀園團體獎(劇本佔20%)。曾任《乾坤詩刊》現代詩主編七年，現任《創世紀》現代詩編輯、《青年世紀》專欄寫作、裝置藝術、攝影。期許年復一年勇於面對挑戰的自己，儘量做到細節、緩慢、低調、柔軟、慈悲喜捨。無懼並非冷漠，坦然面對生老病死，一步一步朝簡單、平靜的日子邁進。



## 致失敗者：蜂鳥停留在空中

我不得不背對他的陰影  
免得陽光解開睫毛積雪時  
衝垮他

每一個日子烈焰都幫他擦亮腳步  
讓敞開的身體奔赴天空  
挖掘飛蛾

蜂鳥停留在空中  
保持平衡  
因為鯨魚喪失美味  
像蒼茫的老人  
擺放在 亮的刀叉上

聽到的不全是血  
有時還會是螺旋槳  
喝著冰鎮薄荷茶  
輕快地吐出黎明

如果僅僅這樣轉動  
如凱旋者撥弄地球儀  
他會憐憫我  
腹瀉的夜  
怎知星光曾經饑腸濕漉

這是他的命運  
必須與自己獨處  
給他一枚勳章，然後收回  
判處死刑，隨即無限期推遲審判

當有一天我把全部黑暗  
讓他飲下  
他死去的嘴定會輕輕呼嘯  
我的風暴又回來了

## 雪國屍檢

秋天吞下的絞肉機預感將於深夜發作  
他囑咐廉價的果實們：心絞痛時  
須踮起腳尖，讓嘴飛出去，像呼嘯的子彈，  
咬合大地泥濘的種子  
似親吻至愛的人。如此  
披肩的盲雪才能赤裸著  
找到你們匿名的遁形血跡  
完成屍檢潔白的驚豔一瞥

## 日子香腸一樣被切掉了

---

日子香腸一樣被切掉了  
扔在原地  
像互不相識的廢品

有時一隻手  
隱形的吠聲  
佝僂的影子  
會觸碰氣味的黃金  
提煉出小確幸  
香水炸彈  
或微宇宙

更多運送到焚燒場  
幫助無嘴多毛的灰塵  
吸氣  
辨認新主人

當然明白這就是宿命  
用寂靜呼應  
將比早晨醒來的鳥兒減少更多的繩索

## 移動的國家

---

鄰桌的那個人用困倦把腦袋撐住  
免得它從手掌和胳膊肘上滑下來

有幾次我都想頂著太陽穴把那男子喊醒  
告訴他，你不該坐在我的軀殼裡打盹  
在縫隙中呼吸陽光的辛辣

憑什麼說不是你佔據了我的位置  
以我的外形生活  
或者是你把幽靈留在我的身體裡蔓延  
恫嚇哭不出來的笑聲

懷疑是不需要證照的，像警犬  
旋即撲向相互交叉的小徑  
以腋臭為暗語  
認出繩索兩端系掛的蚱螞

高音喇叭播報駛往祖國的火車進站了  
那男子迅速啟身  
一路快跑  
似乎被一根鞭子趕著  
而我也被刺中了咽喉  
永久閉上了眼睛

## 越荒誕越奔跑

喝下早晨三顆秘不示人的淚滴  
用墨綠的膽汁塗幹空中泉眼  
給他十個春天的刀子  
再像舊日油漆一層層剝落  
披上絲綢的涼爽  
插在沼澤地上  
讓未來撿拾他的手  
舉起火把

時代的指針遭遇美人痣  
悠然吃著巧克力太陽  
稀釋燃燒的冰  
嗅出時間餿粥的味道

既然真理像燒焦的彗星  
剩下碎瓦礫的尾巴  
那就用灰燼徹底啟動它  
雕琢成鑽石  
支撐起霧霾雪崩的白晝

星星卡在藍色彈匣裡  
不因金粉受潮的慟哭回心轉意  
困倦的群山看著凹陷的鷹鉤鼻  
勾引發紅的月亮  
越荒蕪越要奔跑  
用更髒的生意養活蹄子  
趕超看似永久的不銹鋼車輪

## 用數過花朵之手的蜜蜂耳語

她把掛鐘的臉埋進時間空曠的超市  
而他用數過鬱金香、紫羅蘭、紅玫瑰  
之手的蜜蜂，與無盡的貨架耳語  
他知道找不到她，但一定不會消失  
蟻虻的鼻子已沿著巧克力停車場的汁液  
行進  
幾乎有一個世紀了，他們已習慣  
共同的小情人，幻想  
保佑捉迷藏的滴嗒歡愉



朱濤

男，浙江舟山群島人。八零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後棄文經商。二零零八年重返寫作後，已出版詩集《站在舌頭上》、《半輪黃日》、《越奔跑越荒誕》。2016年獲「太平洋國際詩歌獎」年度詩人獎。現居深圳。

## 只想和你一起玩大富翁

我只想和你一起玩大富翁  
最好我們組成一隊  
對抗看不見的邪惡力量  
如果你還沒考慮清楚  
就先拿我當練習對象

我想和你在沒有終點的地圖上  
相互追逐  
前方的命運十分曖昧  
無限的機會正在等待  
但我害怕你受傷進了醫院  
我正在監獄裏不能去探病  
或你參加選美得了亞軍  
而我被路障擋著來不及送禮  
這時候我們會感慨：人生  
不如一場遊戲

我想買下一條街上所有的  
房子，讓你無法再像現實生活  
只是微笑經過我  
我要壟斷  
這世界上全部的交通  
讓你走不出  
我的夢境

如果你輸  
我不要你償還  
只要你繼續陪我玩  
  
倘若我輸  
我就把所有的鈔票和地契揉爛  
把棋子與骰子藏進口袋  
我不准你  
跟別人玩

## 中二病

中學二年級時，他常獨自爬上樓頂  
最喜歡看電影裡的女人抽菸  
徹夜不睡，在腦中幫未來的自己設計刺青  
想像有隻修長的手指  
拂過那獨一無二的圖案  
笑著問「這是怎麼來的？」

中學二年級時，他堅信自己不可能活過  
三十歲，計畫離世前要孤獨地  
環島旅行  
必然要孤獨地  
拜訪所有地圖沒有詳註的地方  
必然會和甚麼相遇  
神，極光  
一座沒人見過的湖泊  
或一具完整的屍體

後來，他也跟所有人一樣  
平安長大，被說好的世界末日放鴿子  
活過地震、颱風和幾場輕微的車禍  
每個早晨神志不清地出門  
每個傍晚神清氣爽地下班  
回家，手裏提著涼掉的晚餐  
不再只專心愛一個人  
也不再讀專心憂傷的詩  
對每一個溫馴的請求  
毫不懷疑地回聲「好」  
對每一張心不在焉的臉孔  
回報以心不在焉的微笑

## 裝病

偶爾，他站在辦公室外面陽臺  
望著其實並不遠的遠方  
風總把他吐出來的煙  
又吹回自己身上  
他突然想起了甚麼  
像是曾經撒過的謊  
卻忘記該跟誰道歉  
不僅手邊沒斧頭  
這座城市中  
也找不到櫻桃樹

就像大家都說的  
時間是最好的藥  
時間神不知鬼不覺  
把他的病治好  
從此也無法  
再變得更壞  
如果你輸  
我不要你償還  
只要你繼續陪我玩

他們總說我在裝病  
現在我覺得自己做到了  
當整座城市裏的人們  
都還在沉睡  
或睜著眼睛  
觀賞自己的惡夢時  
我第一次親眼目睹  
街口的早餐店鐵門  
在濛濛的晨光中  
緩緩被拉起  
彷彿好不容易達成了甚麼成就  
卻仍然沒有人  
可以訴說

但我應該是不用再考慮那些事情  
例如究竟要怎麼笑  
才可以不被發現  
其實淚流滿面  
或為了模仿溫柔的人  
把所有刀子  
插進自己體內

我現在的任務  
該是回顧自己的一生  
或許得像電影演的一樣  
突然極度後悔  
或者瞬間長出一雙  
巨大的白色翅膀  
就算不知該飛向何方

我凝視著自己  
漸漸僵硬的臉龐  
想起小時候經常抬頭  
仰望大樓上許多扇窗  
有些昏暗  
有些明亮

那時我還不懂  
黑色有很多種  
亮著的房間  
也不一定有人  
住在裏面

## 我是個抖M如一隻鞠躬的長頸鹿

---

騷擾我

像一個固執的信徒  
在住處樓下捧本長篇小說  
靜靜迎接我的歸返  
日以繼夜  
直到成為我的日常風景

修理我

用螺絲起子將我輕輕轉開  
把最深最深的內裏  
全部拆散  
攤在深夜的工作桌上  
赤裸裸地分析

錯愛我

帶我走入愛的世界  
將所有的童裝買下  
命令我變小  
再變小一點  
然後親手幫我套上  
讓我覺得羞恥  
並且放鬆

脅迫我

用刀抵著我走到自己的心房前  
按下只存在於靈魂深處  
最隱晦難解的密碼  
將門打開  
裏面的一切  
就都是你的了

洗腦我

順便洗滌我的記憶  
讓我臣服你猶如雛雞  
在破殼之餘映入眼簾的  
神就是你

---

## 怪物

你不會問我為何總在深夜不睡  
如果你的每個黃昏  
都跟隨著死神

你不會好奇我為什麼落後人群  
如果你知道惡魔  
藏起了我的鞋

沒有東西能再讓你感到恐怖  
只要你看過自己  
哭不出來的臉

還有比這更難過的事情嗎  
想起你也熱愛過生活  
想起你也曾不是隻怪物

## 案發現場只留下一張紙條

我這人不慶祝節日  
蛋糕經常放到壞掉  
也沒有定期跑步的習慣  
每當看到美麗的風景  
我就低下眼睛

難過的時候  
我是不哭的  
但是所有人都在流淚時  
我會突然想笑

總於四周熄燈後醒來  
白晝時在自己夢裡失眠  
站在燦爛的陽光之下  
用手遮住眼睛

看到旁人被神感動  
或被神遺棄  
我就在一旁  
沾沾自喜  
確幸自己沒有任何事物  
使我確信

寧可被雨淋濕  
也不讓傘給偷走  
我討厭極了感冒  
痊癒的時候  
像從地底最深處  
倏地被拔出  
不是所有植物  
都熱愛光照

至於對你，我真的  
很抱歉，關於諸多事  
我無法一一交代細節  
你只要記得：  
我總在最後一刻轉身  
是因為實在害怕  
留下指紋



徐珮芬

花蓮人，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清華大學月涵文學獎等。曾出版詩集《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2015）、《在黑洞中我看見自己的眼睛》（2016，啟明）。

## 雲的僧侶

### 壹

腳下的透明逐漸變冷的時候，雲的僧侶正站在我身後。他能從海水的鹹味預知十年後的氣象。如果十年後的此刻風推雲走，豔陽遍照，他就說，別醒來！如果濃陰惡雨，沙塵飛漫，他就說，到帽子裡去。

雲的僧侶在加速變冷的空氣裡命令我，到帽子裡去。然後，他說出一個我從未聽過的數字。我看見數的中心燃著足以區別睡眠與死的綠色火光。在數的邊緣，他告訴我美是降臨的，和死一樣。

別太用力，白色從不用力接引一切。他提醒我。一切廟宇都只是燈盞。

### 貳

為什麼這麼疲憊。我問雲的僧侶。我感到自己快要累成三個人了。他沒有馬上回答我，而是向我示範，用捲煙紙把兩個女孩的卵子卷在一起，點燃後會有好看的煙花。我猜他是想說，每個人都是三個人，在某些時刻，我們像渴求血一樣渴求吻。

我不知道雲的僧侶要帶我去哪裡，我信任他因為他的嘴唇是早春的永生樹葉。我們一起離開寂淨城的時候，那裡的夏季狹窄得僅容一個人通過。我在光速飛行中緊緊抱住他淡綠色的頸，反復默念他說過的，神用淡綠的鹽將我們勾勒成人。

他不說有些人生性涼薄。雲的僧侶不用這樣的語言。他只說另一些人更容易被眼淚浸透。他告訴我，寂淨城有一位詩人寫過，可以接受的神秘，必須是無比明亮的。在那裡神與人坦然相見，無一物需要被另一物降伏。



## 參

在歎息聲裡長大的小孩永遠聞不出薄荷。每當我問雲的僧侶關於時間的問題，他就這樣回答我。我知道他是想說，不是把今年的水倒進去年的壺裡，就能得到河流。我已學會破譯他的語言，用他的方式。

七歲的時候，雲的僧侶和父親一起生活。一次漫長的打坐後，父親讓他在自己背上寫字，以此消暑取樂。在一片耀眼的蟬鳴中，雲的僧侶用短小的手指在那寬闊的背上比劃一個死字。

雲的僧侶帶我飛過那些沒有黑鳥突襲的雨夜。他用睫毛上的雨水重新定義圓的形狀。

未來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包含一個比喻。他命令我。這樣就沒有人能辨別那些不是比喻的部分。

## 肆

那一晚我夢見打著傘參加自己的葬禮。我跟隨著一隊黑衣人，最前面是雲的僧侶。他坐在一根麻繩上，緩緩前行，體態優雅從容，與此同時，他的手正靈巧地在那根麻繩上打結，而繩子紋絲不動。

那些形狀各異的結也均勻地向前滑行。一個黑衣人告訴我，大的結是勃拉姆斯，小的結是烏鴉，它們重疊的部分，被稱為非洲。

醒來後我去找雲的僧侶。我問他，能指和所指之間有多少個宇宙。他沒有回答我。風在我們之間遞送著沉默，我無數次想像勃拉姆斯、烏鴉和非洲在不同世界中的空間關係。

就在我們即將如鏡中的對飲者那樣陷入無盡的不可表達的時候，雲的僧侶從口袋裡掏出了那根麻繩。繩上沒有一個結。

絕大多數事物都在長短之間。他把繩子交給我，並用宛如介質的聲音說道。均勻的世界裡人和石頭沒有分別。

## 陶俑症

那個午後，我夢見你染上了陶俑症。你穿著膚色衣服，站在我對面，下體裸露，因為勃起的緣故，看上去像一件打磨過的古舊的鈍器，仿佛能看到陰莖周圍的空氣被擠壓成一股滾燙的氣流。我們中間隔著一棵幼年桃樹的距離，我不記得有沒有穿衣服，好像沒有穿，但我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我們應該是在做愛，你看著我，像在看一株潮濕的薔薇科。我們誰都沒有動，像在和一個看不見的什麼生氣。你想射精，陰莖卻像充滿了敵意，越來越硬，像進化成鐵的俑。我用手幫你，還是不行，你怎麼都射不出來。我頓悟：你是得了陶俑症，染上這種病的人永遠不能射精，並且會從陰莖開始石化，直至全身變得如燒制出來的俑一般堅硬。在那一刻我分裂了，裂成一小瓣兒一小瓣兒，裂出一尊尊蒲公英大小的菩薩，乳白的、松石綠的、透明的，我抱起你，每一個裂出的我都捧著你的一部分。你好輕，像一根桃樹枝。我帶你去找郎中，找到了，郎中長著我的臉……

我睜開眼睛，看見你，你帶著夢裡的表情。夢未消退，我還記得醫治陶俑症的藥方：我必須在你耳朵裡走上七七四十九遍。

你歪過頭，我開始走了，好崎嶇的道路，好像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掉進耳道鼻青眼腫，撞上鼓膜粉身碎骨。你的耳朵裡有朝上的路也有向下的路，走一遍需要一天一夜，我進退兩難，像走入了一片未開墾的野地，我閉起眼睛，每一步都不敢踩滿。

等走到第十天，我就對你的耳朵熟悉了，走滿第一個月的時候，我幾乎要忘掉是在你的耳朵裡走了。我像在漆黑的鄉間小道上走，在灑滿牛奶的麥田裡走，越走越平心靜氣，越走越遼遠寬闊。你平坦的耳垂泥土一樣鬆軟，耳輪上細細的絨毛像排列整齊的冷杉林，我不分日夜地走，就這樣習慣了你耳朵裡所有的拐彎抹角，再也走不了別的路了。

它又來了，這種感覺，明明有路可走卻覺得走投無路。我想，大概再也走不出你的耳朵了。也好，如果能就這樣走下去，拐進你腦子裡看看你湧溢的念頭和塵封的懊悔，走到胃裡為你消化那一草一木，也是好的。但我仍感沮喪，好像即使這樣也還不夠。我多想到你裡面看看啊，這裡面不是腦、不是胃，不是某條神經、某根血管、某個細胞。我要到真正的裡面去，最裡面的裡面，連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深處，那唯一不能在任何地圖上找到的地方。

我沮喪得像回到了被æ星擊中的那一晚。那不安寧的夜啊，像是有一千隻孤獨的喉嚨在爭一碗毒藥。我坐在你最小的腳趾頭上看書，月光穿過戈壁和密林，把一個石英球照空了。石英球的後面就是æ星。

---

æ星很小，有多小，針眼的萬分之一，陷在毛孔裡的一個原子。它像一隻飛得很高很遠的螢火蟲——誰又能證明螢火蟲不是一顆小行星呢？

被行星擊中的概率的確很低，也從未聽說過身邊人有過類似的經歷，但我早有預感，我知道它是沖著我來的，那晚我讀的書裡，每一個字都像燃燒起來一樣微微顫動，暗示著將有一件神秘的事在我身上發生。可惜æ星實在太小，它穿過我的時候，我連絲毫過電的感覺都沒有，要不是它的速度極快，我幾乎擔心它會在到達我之前首先被我的衣服吸收掉。非要描述的話，我的全部感覺就像吃了一個中子，一枚沉默的即溶微粒，除了為那一夜畫上一個可有可無的標點以外，再沒有別的了。

我失望透頂，明明是我一生中最神秘的一件事，我卻情願它沒有發生過。那之後，你用顯微鏡為我檢查身體，分別在肚臍下一寸半處和左邊那瓣屁股的中心處找到兩個小孔。æ星無心地穿越了我敏感的三角地帶，在我的子宮逗留了億分之一秒。作為它漫長的太空航行中微不足道的一個小阻力，我對這背後的宿命意義渾然不覺。

太空。多麼像一句抱怨，幾乎可以用來總結人類在無意義上掙扎的全部歷史。據說恩培多克勒投入埃特納火山自殺，然後被火山的煙霧吹上月球，他的那一跳簡直甚於阿波羅登月。可現在，我連往你耳朵深處縱身一躍的勇氣都沒有。我只有走下去，我早已忘記將你的耳朵走了多少遍。你知道，往事一旦湧上來，和幻想攪在一起，就再也分不清了。

你真大啊，太大了，巨人眼中的巨人。你像“大”的無限延伸一樣通往所有方向，沒有窮盡。如果你是一座城，一定古老到足以詮釋這個詞的全部含義，而我卻只熟悉這小小的一隅。想到可能永遠也無法將你走遍，我的沮喪頓時像癌細胞一樣生長得鬱鬱蔥蔥。

你要知道，你在讀我的時候，就已經是在殺我了。我在等，等科學神破解出二進位的秘密，那時整個世界將從裸體中醒來，第一道光線將為這座城的編年史鑲上金邊，縱使它晦澀如你的病史，沒有重心。所有人渾渾噩噩，只有我還在走，光著腳，憑著æ星留在我子宮裡的一誇克豹子膽，我終於跳進了耳朵的黑洞。一隻真正的陶俑的耳朵。我在你耳朵裡滑翔，在鼓膜處鑽孔，一路披荊斬棘，終於用眼淚填平你顱內的每一道溝回。我想，我應該不會再想念外面的世界了，你如此龐大、滿盈；我想，一定是魔鬼貫穿了那個姿勢，當你愛我如骰子的一擲。

## 浮雲

1

是這場雨要把我留在此世。  
當它用樹影縫合夜晚  
用逝去的口吻，教我向下的善行  
當它讓貓像蒲公英那樣向我現身。  
你見過比貓的舌頭更細軟溫熱的閃電嗎  
像不像一次光學上的招手

2

我要離開這些不徹底的事物了  
不徹底的事物永遠只在雕刻它結束的形狀。  
你見過冰雪裡倒走  
和火焰裡磨鏡的人吧  
還有冬夜裡燭光般的身體。  
但別照我，別照亮我  
經過我時，讓我在金黃裡下沉。  
這樣就很好，反正所有人  
都沒有可以互相傾倒雨水

3

恆星環繞著夜的脊椎  
月下我們如白蛇般蛻去的人形  
正被浮雲護佑。  
這旋轉，如同一切旋轉  
是撲火的愛欲也是虛擲的力  
它如何讓詞語分裂成蛹和卵  
用詩行追趕運行的尾音  
就如何將我引向你

## 乙太集

“你們現在稱作荷爾蒙的東西在當時對我是極美的。”

—卡爾維諾

1

是我為理髮師理髮，是我  
每次呼吸都是最後一次  
是我，再走神  
就與棕背伯勞無異。  
怎麼螢火蟲成了眼淚大師？  
真相：人們稱鏡子的這邊為“世界”  
是啊，所見不可信，不可信的事事（如行星的粉紅史和酸鹼性）  
最滾燙。

2

我放縱動作的密度。  
格式塔：擰巴星和哥白尼，暴露症和對稱性王國  
為了配得上詞語，我們得時時忘卻  
這沒有愛卻不要緊的世界。

3

仿佛是函數把我忘了，而時間從胸脯上醒來  
她說：“要在劇痛的赤道種滿百合。”  
不借助于柳葉刀，外科醫生能找到重心嗎？  
符號：肺葉的扉頁，神聖傾斜角度，公轉的相遇公式。  
不可能的鏡子反射你手心裡的小概率，而更多的人  
死於慣性的火山灰。  
為你，我留下良心  
——來吧，末日

## 黎曼修辭

---

據說厭倦才是造物主忘記收回的稟賦，  
除非你折返黎曼幾何，耗盡偶然性的最後一絲彈性  
再重寫修辭程式，讓罐裝的腦葉切除術  
與發誓不打傘的手完成一次退耦。

你看看，她的靜脈長過尼羅河，她的犬薔薇枯萎  
如一次恆星坍塌  
你再看看這枚宇宙切片般的側臉，  
——那個量詞維度的視界。

現在你知道“人是人的缺席”是什麼意思了。  
是厭倦逼迫著我們，是厭倦踩出一個天文單位的蹄印  
旋即名之曰：思想  
是厭倦註定了所有樹木都是用來告解。  
你問我有沒有語言到達不了的地方  
我不知道，不知道去就是來  
來，是到狹小裡來、變冷裡來  
到徹底遺忘裡來、到奇點（你神秘的故鄉）裡來？  
還是從抖動的馬體裡掏出一種不厭倦。

## 我作為鶴的一生

---

我作為鶴的一生，  
在比喻的盡頭結束了。  
那個為我打理羽毛的人，  
順便取走了我欲言又止的扁桃體。  
我作為藍鯨和蝦米，眼鏡與眼鏡蛇的一生  
在相對論的盡頭結束了。  
存在之難，難於狀物？  
這自旋的一夜，眼淚在周身結晶  
狀物之痛引我去顏色的天堂。  
我知道明天，維度將像冷乒乓落下來  
這個房間作為四壁的一生，  
將淪落為一紙空門  
淪落為無法打開的南方。



周欣祺

1992年生，工作居住於上海，不自由撰稿人。201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2012年出版電子詩集《退化》，2016年出版譯作《我心深處》。其他詩歌、翻譯、文章散見於《詩刊》《文匯報》《澎湃新聞》《睿士》《鯉》等。

迷途者。在試。不停。

只有愛。愛像鐵熨斗  
把少女燙成芒星

---

Habría que empezar, por una vez, de una vez,  
como nunca antes,  
por el principio.  
Por la vibración del círculo,  
y los peces.

終究要開始, 現在就開始, 一次 至終  
史無前例  
將從頭開始  
從圓圈的震盪  
及魚兒們 開始

---

Cae al agua  
gota a gota  
el pájaro.

Alza el vuelo  
cumbre o pétalo  
el agua.

水滴落下來  
一滴一滴  
鳥

振翅高飛  
山峰或花瓣  
水

.....

---

Alguien se encuentra en la azotea con su  
amante. Le tiende una ajorca o un zarcillo o  
una salamandra. La noche comba los nombres  
y las cosas que nombran sin acierto o los  
mezcla. Diciembre se resume en un zarpazo,  
el bosque se desangra bajo el musgo. En el  
hueco de la escalera el circunciso guarda las  
madrugadas de otros años. Si el pez brujo  
hubiese desvelado que los colibríes anidan en  
sufijos diminutivos, ahora no harían falta las  
metáforas. Arriba ella jadea. Es en vano.

El agua ya está en el fuego.

有人與她的情人的屋頂私會。伸出腳鐺、卷鬚或蝶  
螭引誘對方。夜 折曲了錯過或混雜的名。十二月  
總結於當頭一棒之中，森林在苔蘚下出血。在樓梯  
縫間的割禮中藏了那些年的曙光。要若巫師魚透露  
蜂鳥們如何用她們的縮小後綴式築巢，那現今 隱  
喻的存在就沒有必要。她的呻吟。也是枉然。

水已經在火中

---

Hay un misterio en el agua,  
Oculta el agua un misterio,  
El agua misma es extraña.

有個秘密在水裡  
水藏匿了個秘密  
水本身就是個謎

Cada vez que rueda el agua y las piedras  
a su tacto se tornan sortilegios,  
experimenta el autillo enamorado  
el vértigo azul que precede al éxtasis.  
Hoy ha vuelto la lluvia por sus fueros  
renovando la yerba de los prados.  
El pez brujo presiente un mar andrógino.  
Es hora de que el árbol se adelante  
y estremezca con pasos centenarios  
la luz artificial de las ciudades.  
Las nubes  
laman el mar.  
Pensamientos  
en blanco  
sobre el agua.

每次水和石頭的滾動  
每次的觸動都滾著魔咒  
體會來自於站在樹梢的角鴉  
那藍色的暈眩感的狂喜  
今日雨為了它的勳章回來了  
刷新了草甸上的艸  
巫師魚預感了一個雌雄同體的大海。  
是時候 樹 該前進了  
提起它那百年的步伐  
城市的人造光  
雲  
舔舐著大海。  
思想  
空白  
水面上

El agua fue la primera en llegar.  
Por delante incluso del tiempo y los espacios.  
Desplegando ríos, mares, océanos,  
anticipando el pulso eléctrico del fuego.  
La nube trajo y la lluvia y los astros  
colgados como mangostanes de sus ramas.  
Llegó antes que los días y la noche,  
antes mucho antes que los dioses o las algas.

水 首先抵達  
甚至領先了空間和時間  
鋪開了 河、海、洋  
搶先了 火電的心跳  
雲帶來了雨和星光  
像山竹果般掛在它的樹梢  
它比日與夜更早達岸  
早 比神與海藻來得早得多



葉汐帆 (Rachid Lamarti)

出生於地中海岸的小鎮--巴達隆納。是詩人，也是語言學家。Rachid Lamarti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教授。匯集豐富西班牙語、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學的教學經驗於一身。主要研究領域為譬喻學、針對華語學生西語教學、漢學及西班牙語文及文學。出版詩集有Dios los cría (2008年), Hacia Kunlun (2013年) 和 Poemario del agua (2017年)。此外，也曾在專業語文及文學評論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學術文章。

## 膀胱者的寂寞

默默  
儲蓄  
該死  
的淚

哭完  
還要  
續杯

## 拒糕症

麵包和蛋糕  
喜歡我這樣的人

因為我  
沒有拒糕症

因為我知道  
被拒絕的感覺  
只有麵包和蛋糕  
知道

## 守夜者

入夜之後  
我就努力  
成為一名  
稱職的鬼魂

靜靜  
泡麵  
靜靜  
喝湯  
靜靜  
洗碗

靜靜地  
在夜裡  
活著

有時我會  
不厭其煩  
研究一張  
熟睡的臉

一張最接近死亡  
也最接近希望的  
寫真

更多時候  
兀自  
發著藍光  
我與螢幕  
互相掩護  
彼此的探測器  
並且傳送一些  
可有可無的消息

輕輕地  
我搖晃自己  
感覺自己比之前  
更加空虛  
開始懷疑  
自己會不會  
連痛苦  
都失去

夜色終於  
完全褪去  
守夜者  
失去了夜  
而我  
失去了  
睡意

## 李記

李記的 logo 是絕望的正方形  
每一邊都是另一邊的再現

這一餐再現下一餐  
這禮拜三再現上禮拜三  
周休二日之前完全  
等於周休二日之後

過年前是過年後  
這個人

也是  
那個人  
甚至這首詩  
或是那首詩  
完全都沒有  
李記不能描述的樣子

用最令人不安的方式來說  
李記不只是李記  
即使我從小姓陳  
李記就是

生活本身  
李記就是  
生命本身  
就是  
寂寞  
本身



## 鞋裡的小石子

(一) 我試著  
數到三  
等世界  
停下來  
與我跳舞

(二) 每一天  
我醒來  
在昨天  
的包圍

喔我的世界  
總是比昨天  
要更臭一些

喔為什麼  
這世界  
總是比  
昨天舊  
而且貴

(三) 沒想到大家  
一起出來玩  
只有我  
留下來

(四) 心中的  
大石頭  
放下來

變成了  
鞋裡的  
小石子

(五) 我走了  
你別寫  
詩

有時  
太抒情  
反而  
一夜情

## 吃飯時看動物星球頻道

對不起  
我吃了  
你朋友

對不起  
我朋友  
吃了  
你朋友

對不起  
我以前的朋友  
吃了  
你未來的朋友

所有的生命  
全都消失在  
同一個  
洞  
口  
中

陳柏伶



愛吃鬼與電影中毒者：有一本碩士論文《據我們所不知的一夏宇詩研究》，有一本博士論文《先射，再畫上圈—夏宇詩的三個形式問題》。

從分手的那一刻起~南十字星下的南島語

分手

那一刻

只剩 mata<sup>1</sup>的淚水

握著石鏟的 ima<sup>2</sup>

殘留的溫度

在你的眼裡 是一座大陸漂移的島

在我的手裡 是一座海上雕琢堆砌

而成的山

你帶著獨創的 \*bet'ay<sup>3</sup>

坐上 \*paraqu<sup>4</sup>

\*qan'ud<sup>5</sup> 隨波漂流 遠去

從那一刻起

各自分居

海洋、高山

展開不一樣的旅程

遠離的你

說要找尋屬於自己的島

採走金黃色的稻穗

一粒一粒的

放進紅色色衣陶

裝進南十字星的 lumbung<sup>6</sup>

形成同源的詞彙

搖晃的獨木舟

裝上堅毅的舷外支架

帶走碧綠的豐田玉

划向湛藍的島嶼

在銀河中浪跡天涯

下錨之處 Te Punga<sup>7</sup>

是南十字星建造的港灣

夢想上岸的新樂園

駐留的我

沿著 ludun<sup>8</sup>

走出詞綴的路

tun-lundun-av (向山上走吧)

tun-ludun (走到高山)

na-tun-ludun ata (咱們既將往山上啟程)

tuna ludun (抵達山頂)

muhai ludun (漫山越嶺)

muhai ludun-in (翻越山嶺了)

山巒般交疊纏繞

繞向山頂

順著山谷吹來的氣音

俯瞰著 遠走的航跡

仰望著 牽引你的那一顆星

## 同受苦難

以日月星辰辨別  
以風、洋流為導引  
走向高峻陡峭的山嶺  
航行大風大浪

星條、十二道光芒、太陽的利刃下  
發出比基尼的爆破音  
在五顆十字星幟上切割  
外來的你好、Bonjour、こんにちは  
心緒如晃動不定的旗幟

乘著殖民浪頭的「發現號」  
駛進了大鐵船的崇拜  
離去時，從勇士的口中搶走神聖的 tabu<sup>9</sup>  
帶走了無法言說的禁忌語

## 凝視

千年的移動、千里的距離、千種的語言  
灑落在萬座島嶼上

憂鬱、落寞的摩艾Moai<sup>10</sup>  
可否將mata 望向北方  
牽起散落在島嶼的ima  
凝視語言裡流動的音節

重新建造邊架艇  
將逝去的榮耀，微弱的語音  
順著星光 再次追尋  
乘著風勢 再次破浪前進  
說出南風之島的輕重音

1 mata:布農語，眼睛。也是南島語的同源詞。

2 ima:布農語，手。也是南島語的同源詞。

3 \*bet'ay:擬測古南島語，船槳。

4 \*paraq:擬測古南島語，船。

5 \*qan'ud:擬測古南島語，隨波漂流。

6 lumbung:爪哇人稱南十字星為lumbung（糧倉），因為這個星座的形狀像農做小屋。

7 Te Punga:毛利語，南十字星，他被認為是獨木舟（意指銀河）下錨之處，指標就是錨索。

8 ludun:布農語，山。

9 tabu: 英語的外來語，借自太平洋小島原住民語 ta-bu, 神聖之意。

10 Moai:摩艾石像（又譯復活節島人像、摩阿儀、摩埃石像、毛埃石像）位於復活節島。

## 翻山越嶺至馬西桑<sup>1</sup>

祖先  
踏進新天地

從asang daingaz<sup>2</sup>

翻過山谷  
翻過溪谷 稜線  
翻過平原 翻過山頂

到達  
祖先的新居地 馬西桑  
早晨，太陽最慢照射、陰影籠  
罩的部落  
後輩們的祖居地 馬西桑  
來到

經過細竹  
經過旁邊、黑熊  
經過蕨 翻過水蒸氣  
從asang<sup>3</sup>

踏進尋根之行  
後輩們

## 留下美麗的花蓮

當柴薪不見了  
被條例整平  
還叫 cikasuwan<sup>4</sup>嗎？

當野獸造成的風砂  
被砂石車的風砂取代  
這塊土地還叫 pusqu<sup>5</sup>嗎？

當海水與大理石相擁，而成的斷崖  
被快速碾平  
還叫 Formosa<sup>6</sup>嗎？

當溪水與海浪相吻，而成的迴旋狀  
被發展阻擋  
還叫做洄瀾嗎？

願我們  
能留下各族群對大自然的稱呼  
cikasuwan、pusqu、Formosa、洄瀾

願我們  
能留下大自然賜於的  
柴薪、野獸、斷崖、海灣

願我們  
能留下上天賜於的  
這一塊美麗的花蓮

## 笛娜<sup>7</sup>的話

幼稚的智慧已發芽  
笛娜  
你的語言灌溉了我  
靈魂帶著傳統的弓箭  
純潔的血液編織成夢

幼稚的智慧已茁壯  
教室  
把我的書袋填滿方塊  
心靈帶著倫理道德  
嚴肅的人生 踏入陷阱

眼神透出冰寒的亮光  
口中響起顫抖的聲音  
害怕 害怕  
說出笛娜的話

哦 笛娜  
再一次  
用妳的話灌溉我  
有如山羌遽然眨眨眼  
擁在族人的懷抱裡 自然的恩惠裡  
赤著腳跟 自由跳躍  
向山林  
向  
山  
林

## 經過祖先所走過的路 Walk the Path of the Ancestors

---

ludun labungulunin palpiaq tu iniliskinan  
Bunun sipungulanin mailan kikinuz

山 累積了多少個記憶  
人 遺忘了所走過的路

munsan sak nasqudas tu mai-asang  
hungku tu qalinga  
maszang nasTama tu sintataqu

來到祖居所居住的部落  
溪谷的聲音  
像父親的話語

haiza iti sipun sin ai-iung tu sinqaiban  
daqvisan tu singkuzakuza qai  
kinuzkinuz muntunuh tu dan is-ukain

這裡有日本、隘勇的足跡  
遙遠的故事  
隨著倒塌的路 一起消失

Tanamuk  
kantulun itu madaidaingaz tu liniqaiban  
miliskin ludun tu iniliskinan

我試著  
追隨 祖先所走過的路  
懷想 山的記憶

1 馬西桑：masisan部落名祖父居住過的部落。布農語意為早晨太陽最慢照射到地方。

2 asang daingaz：布農族人對祖居地稱呼。

3 asang：布農族人對部落的稱呼

4 cikasuwan：七腳川，阿美語，柴薪之意。

5 pusqu：璞石閣，玉里。布農對玉里的稱呼，意為動物造成的風砂。

6 Formosa：來自葡萄牙文，為「美麗」之意。

7 笛娜：tina，母親的意思。

## 在圖書館找一本酒

我在圖書館  
找一本  
適合喝的酒

走到異國風味烈酒區

展示著

《巴達維亞城日記》、《熱蘭遮城日誌》

隨手翻閱

一本標示著：《東方主義》

「釀於西元一九九九年

成份：『他者』、『建構』、『文化霸權』  
『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濃度：55%。

酒香：具有『一頭大型野獸』的獨特風味

屬性：蒸餾酒

出產地：美國」

我在歷史名酒展示區中

陳列著

〈東番記〉、《臺東州采訪冊》、《番社采風圖》



沙力浪（漢名：趙聰義）

元智大學中文系，畢業於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現為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負責人。曾獲得原住民文學獎、花蓮縣文學獎、教育部族語文學獎、臺灣文學獎。著有《笛娜的話》、《部落的燈火》《祖居地·部落·人》。

拿起角落的

一本標示著：《裨海紀遊》

「釀於十七世紀

成份：『竹枝詞』、『硫磺』、『漢俗』、『番俗』

濃度：40%

口味：飲入喉後隨之而來的香純飽滿，餘韻散發柔順芬芳、誘發出的荒誕、神秘、奇詭的酒息，讓人彷彿置身山林，展開一趟原始異境文化且豐富奇幻的冒險旅程。」

各式各樣的酒類

卻找不找一本

「成份：『射耳祭』、『祭典』  
『點酒』、『敬拜』」

無法標示出酒精濃度

具有『流連忘返在霧中』的香味

用族人的感覺

釀製而成

的《小米酒》」

圖書館工讀生

輕輕地說著：

「要去部落分館找喔！」

## 北京臥佛寺

1

陽光下乾枯的老松，  
山上千年的古道。

寂靜。風中的鐘聲。  
佛在睡眠中長存。  
1949於他只是數字。

斜倚黃昏的  
是他的一群沉默的門徒。

蓮花閉了，  
暮色籠罩亭閣。

2

藝術是權力的娼妓，  
沉默即謊言？  
是的，現在都這麼想。  
多謝哲學家。  
無聊可以成為制度。

矛盾  
文武之事？  
因為會死，你  
也許不願避開  
市場規律，  
和過去的永恆。

3

事物存在，  
按美的方式，  
各自為己。

但詩歌從未讓它們分離。  
一切按主體與客體聯結。

4

你的笑沒能  
讓佛從被遺忘的睡眠中醒來。  
風裡的鐘聲也徒勞。  
惟有蓮花在你眼中閉闔。

你身上的千年沉靜  
人們想奪走，  
然後再將你  
遺棄。

5

有人能保存  
傳統之物，  
並稱之為和諧，  
美麗和信任。

她的笑，她的顫慄，  
那出人意料的不安：  
千佛，  
從恐怖的寧靜中醒來。

6

這一年就此  
在人們的虛榮中度過。  
眼淚不值得文學書寫。

誰會嚴肅待它呢？  
人們至少已經習慣了鬥爭，  
和家族死亡。

7（在櫻花谷）

門口支起腳手架，紅的白的。  
牆拆了。  
意味著，秋天近了。

男人們拖著柴枝走過。  
梯子很快搭上大樹，  
柿子被扔進手裡。

紅葉預感到  
自己將被  
塵埃帶走。

註：臥佛寺在北京西北，它的景區包括櫻花穀。這組詩大部份借鑒了狄奧多·阿多諾的美學。



顧彬 (Wolfgang Kubin)

1945年生於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城Celle，波鴻大學漢學博士。1974年於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1977年至1985年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講師，教授二十世紀文學及藝術；1985年起任教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漢學系，曾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目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特聘教授。

是詩人、譯者及漢學家的顧彬博士，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和當代文學、中西思想史、哲學與神學等，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專著、編著、譯著達五十多部，如詩集《新離騷》、《愚人塔》、《影舞者》、《世界的眼淚》及《魚鳴嘴》；學術著作《中國詩歌藝術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譯著《魯迅選集》（六卷本）、三本北島詩集、三本梁秉鈞詩集、五本楊煉詩文集、一本翟永明詩集、兩本歐陽江河詩集、兩本王家新詩集等。2007年中國最高獎金中坤國際詩歌獎翻譯獎得主、2011年中國珠江國際詩歌節詩歌推動大獎受獎者、2013年德國語言文學院Voss翻譯獎得主。目前著有十七本詩集且顯著於華人文壇，第一本在台灣印行的著作為《白女神·黑女神》。



## 始祖鳥

想像的盡頭  
一隻再也飛不起來的鳥  
是你

天堂到地獄  
在被掩埋的那一刻  
藏在心底  
對於你  
天空不過是  
翅膀拍打的疆域

億萬年的沉默  
是為了推敲黑暗的本質  
重見天日  
保持遠古的翔姿

絕滅的命運，窒息的壓迫  
錘煉著意志力  
蠻荒的過去  
凝固於骨骼和羽毛  
失傳的鳴叫  
帶來啟示

始祖鳥在陽光下  
它喚醒，它遺忘  
它記憶

## 一半的香港

一半靠山，車在盤山道上跑  
一半環海，船在海面上漂

一半的高樓爭奪藍天  
一半的陋居背陰裡懊惱

一半的乘客公車上打盹  
一半的粵語地鐵上高談闊論

一半的豪華一半的廉價  
一半的微笑一半的焦躁

一半的富人油頭肥耳住著別墅  
一半的窮人衣衫襤褸睡在鴿籠

一半的寺廟，繚繞的香火嗆人  
一半的教堂，悠揚的鐘聲洗心

一半獨裁一半民主  
一半故國一半異鄉

一半的嚮往裡充滿絕望  
一半的絕望裡充滿嚮往

一半的印度人忘卻菩薩  
一半的非傭撇下兒女扮演母親

一半的人土生土長  
一半的人遷徙流亡

一半的母語有苦澀的鄉愁  
一半的方言裡夾雜著洋腔

一半的歷史洋裝在身  
一半的未來難以確認

一半招牌上的繁體字漂泊  
一半門牌上的英文紮根

小說家——給閻連科

1  
故鄉是一根拴魂的繩  
遊子走多遠  
它都會無形地  
牽著你

2  
低矮草房襯托  
逼仄的院落  
老榆樹上的榆錢  
充填饑餓

3  
門前泥濘的小路  
記載著你的成長  
遠方的城鎮  
是唯一的嚮往

4  
村頭的田湖乾涸了  
方呈現出意義  
鳥巢裡的蛋被掏光了  
樹才感到孤寂

5  
山是一種阻擋  
你拽著一噸的板車  
刻下的轍印  
是大地的傷痕

6  
在蟲鳴的合唱裡  
由遠而近的悶雷帶有寓言性  
在蝙蝠的飛翔裡  
黑夜是另一類舞臺

7  
枯萎的野艾蒿窸窣作響  
哀求著被填進爐灶  
燒過荒的田  
像一塊貼在家鄉的膏藥

8  
你是一艘船  
擺渡在現實與虛構之間  
你是一塊炭  
燃盡自己，卻驅不走嚴寒

9  
吃你嚼碎食物的小白狗老死了  
把它埋在散步的花園樹下  
讓小狗的魂記住  
回家的路

10  
小說家是一棵大樹  
結構的枝幹裡住著啄木鳥  
語言的葉子剪著陽光、月光和星光  
情節的果實被冰雹擊中，荒誕隕落

11  
一摞摞稿紙是一塊塊耕田  
阡陌縱橫與宇宙相連  
母語是絕對的  
超越它，取決於  
文學那雙現實與魔幻的翅膀

12  
晨曦的號角喚醒麻木的理想  
你想讓槍托變成木樁  
拴住和平  
你想讓軍旗變成紗布  
包紮失血的殘陽

13  
面對陽光下的罪惡  
良知僅僅是一聲感歎  
面對大地上的墓塚  
誰的生命能夠復原？

14  
我們都是活著的死者  
時間的天平稱量的  
不是肉體  
而是文字的重量

## 冬日遐想

---

枯枝是世界的關節  
在寒流中凍得咯吱作響  
生鏽的山變得越來越遠

天空醞釀著大雪  
它想塗白褪色的一切  
包括紅河和黑海

饑餓的鷹在空中盤旋  
它發出的叫聲卻不是唯一的  
因為夢中還有轟鳴的雷聲  
和劃破夜幕的流星

房檐下的冰柱越發尖利  
仿佛蓄意著謀殺  
半空中的梧桐枝上  
那空蕩蕩的鳥巢像要散架

冰封的湖面現出流雲的原形  
它同時又是一面鏡子  
與太陽對照  
凝固的流裡  
魚兒們眨動著眼睛

廢棄的老井冒出熱氣  
井口旁的老柳樹上  
拴著鏽鐘的鐵鍊已長進樹中  
它啞默經年的鐘聲  
被收藏進年輪

寒風的利爪想撕破一切  
它徒勞的爪痕在窗玻璃上  
留下一幅抽象畫  
那是離我最近的風景

## 必須

---

我必須回到人民中間  
聆聽謾 和思考暴力  
我必須來到廣場上  
抵抗專制和揭穿矇騙

我必須扶正錯位的歷史  
還原它的真實  
我必須找回失落的記憶  
讓它重新浮現

我必須面對咆哮的大海  
一起為它的殘忍感傷  
我必須仰視盤旋的鷹隼  
讓它們的翅膀永遠牽引我的目光

我必須向高山學習  
——一把戳破烏雲的利劍  
我必須從峽穀的回聲中  
分辨出懸棺的呢喃

我必須變成燃燒的火把  
永遠照亮一個人  
我必須化作一顆流星  
滑向黑夜的遠方

我必須在唐詩裡小住一段  
溫習古人的教養  
我必須質疑文明  
是否把地球領往毀滅的方向

我必須想像太陽神岩畫  
看它的笑容裡藏下了多少難言之隱  
我必須吹奏出土的陶埙  
看它還能否發出古時的悲愴

我必須捫心自問  
自己是不是他人  
我必須常常思考  
今生與來世有何不同

## 與鳥有關

飛來飛走  
其實是鳥兒們自己的事情  
但這一舉動總是牽動我的思緒  
包括它們有時聽起來像唱歌  
又像慟哭的鳥鳴

陰霾的日子，它們用翅膀馱來  
遠方的陽光  
暖亮我灰暗的內心  
天若放晴  
我陰冷的室內又因它們的  
啾鳴而充滿生氣

活著的鳥  
見證著我的死亡  
靜止在畫冊中的鳥  
感受著我的鼻息和目光

即使在黑暗的夢中  
鳥也猶如閃電的精靈  
留下歌聲後隱去身影  
讓我記不住它們羽毛的顏色和眼睛

我常常面窗而坐  
想像中的鳥  
便帶領著一場暴雨而來  
猛烈地抖動翅膀  
像滂沱的雨滴  
砸向大地

它們常常飲水和洗足的河  
變得乖戾  
河灣瘋狂地長草  
讓毒蛇的嘴潛伏其中  
讓彎曲的河水流過樹冠  
和枝丫間的鳥巢

而所有的這一切  
都發生在一層透明的窗玻璃間  
薄而脆弱的玻璃  
是我與鳥和世界的距離

有一天，從樹頂上飛走的鳥  
像一團火光  
一閃即逝  
它留下的一聲長鳴  
讓我平靜的心為之一驚



田原

旅日詩人、日本文學博士、翻譯家。1965年生於河南漯河，90年代初赴日留學，現任教於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先後出版有《田原詩選》、《夢蛇》等五本詩集。在臺灣、中國和美國獲得過華文詩歌獎。2001年用日語創作的三首現代詩獲日本首屆“留學生文學獎”。出版有日語詩集《岸的誕生》、《石頭的記憶》、《田原詩集》、《夢之蛇》等。其中《石頭的記憶》2010年獲得日本第60屆“H氏詩歌大獎”。2013年獲國內第10屆上海文學獎，2015年獲得海外華文傑出詩人將等。主編有日文版《穀川俊太郎詩選集》（四卷），在中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翻譯出版有《穀川俊太郎詩選》（14冊），《異邦人——辻井喬詩選》等。

發表有中、短篇小說和大量的日語論文。編選有兩冊日文版《中國新生代詩人詩選》（竹內新譯）等。出版有日語文論集《谷川俊太郎論》（岩波書店）等。作品先後被翻譯成英、德、西班牙、法、意、土耳其、阿拉伯、芬蘭、葡萄牙語等十多種語言，出版有英語、韓國語和蒙古語版詩選集。曾先後應邀參加法國駐日本大使館舉辦的詩歌之春、東京國際詩歌節、哥本哈根安徒生國際詩歌節、香港國際詩歌節、冰島詩歌節、首爾國際寫作周、臺北詩歌節等。

## いまにもうるおっていく陣地

夏草の暴力に囲まれたその廃屋を 見つけた時  
だれもすんでいない、だから 踏み込むのを  
ためらうが 入口の引き戸は握り拳ほど開いているよ  
わたしたちは負けてしまう ほこりぎしぎし  
はげおちた つちかべ いうまでもなく ゆきのくものす  
だが 翠碧のそらを切り取る窓際の流し場の

蛇口は なぜか いきていて  
ひねってもいっこう締まらず  
つらら のような  
みずのはしら立ちつづけ

オー、ワカッタ、コレハ湧水を引イテルノネ  
建物の外側から窓ガラスをたたいて彼女は そう  
おしえてくれる それから 物体のようなダンボールを  
開いてみると なかに 口のかけたオカリナがたくさん  
はいついて ミンナ置イテ ドコへ行ッチャッタノカナ  
流れに沿う セリ 流れに そう クレソン 人は去り  
ともかくも

あいをあいした痕跡が  
かべいっぱい イコンのように  
うめつくすはずれかかる

水際にあってこの家は植物になりかけるもはやその類の  
ものだからこうしたいきづかいは こうした いきづかいは  
(踏まなければいいが)  
その瞬間、やっぱり気付かず 彼女は 落ちていた  
楽譜の断片をやすやすと 踏んだ  
グレーと金の音が散った

## 隨時潮濕的陣地

陳黎 譯

夏草の暴力圍繞著我們發現的廢屋  
無人居住 我們於是躊躇不敢  
入內 但門是開著的 拳頭大的縫隙  
我們還是忍不住 灰塵作聲 土牆  
崩落 蛛網不用說 滿佈如雪  
然而 框住藍天的窗戶旁的水槽裡

水龍頭 竟然活著  
我們試圖將之關上 它卻流不止  
一道水柱站立  
宛如冰柱

哦，原來它來自山泉！  
她自屋外敲敲窗戶 對我說  
後來我打開一個堅實的硬紙板箱  
裡頭滿是缺了吹嘴的陶笛  
他們丟下這些，到哪裡去了？  
水芹 沿溪生長 人們  
依舊離去

愛愛過的痕跡  
佈滿牆面 聖像一般  
填補行將鬆脫的空隙

這間水邊的屋子慢慢變成了一株植物早就是  
那類東西了 這樣的氣息 這樣的 氣息  
(希望別踩到它)  
就在那瞬間 她失察地 一腳踩上 一張  
掉落地面的樂譜斷片  
灰色和金色的聲音四下飛散

花蓮港、花蓮

三、石化

石切り場の匂いがする  
大理石の匂いだ  
とはいえ いま どんなかたちに  
削られまた彫られているのかは見えない  
石切り場の 大理石の 匂いが通りを通過する  
だれにも指摘されることなく悠々と  
それだけでよく それがすべて  
突き出す鼻先の 背後で皿の音  
受け入れてばかりの 皿 その音  
おどろく鳳凰木 蟬 先を急ぐような自転車  
空の片隅がにわかに石化しこわばって昨日の肩  
肥った燕がまっすぐぶつかり 砕ける  
暗闇のかけらが降ってくる  
あ、と感想を述べてはいけない  
空の石化を見とどけ  
さらに地上へ及ぶのを見とどけて  
まだ動く唇があるならば 声帯を差し出そう  
取り上げられた声の葉を拾い上げ  
海と山をひろげるつづきの頁に 挟もう

花蓮港、花蓮

陳黎 譯

三、石化

聞到採石場的氣味  
是大理石的氣味  
雖然那麼說 現在 看不見  
會被削或雕刻成什麼形狀  
採石場的 大理石的 氣味穿過馬路  
悠悠哉哉 誰也沒有指摘  
只需那樣即可 那就是一切  
伸出去的鼻尖 背後盤子的聲音  
剛剛接受的 盤子 其聲音  
吃驚的鳳凰樹 蟬 急速前進的自行車  
在天空一角昨日僵硬的肩膀突然化做石頭  
肥胖的燕子迎面直撞 粉身  
黑暗的碎片落下  
喂，可不可說說感想  
看到天空化成石頭  
甚且波及到地上  
嘴唇還會動的話 就伸出聲帶來吧  
拾起被拿掉的聲音的書籤  
夾在 海與山連綿不止的書頁裡

#### 四、歌

こどものころ親から習ったんだ、と  
写真家が日本語で歌いはじめたのは 桃太郎の歌  
車のハンドル握ったまま 赤信号では句読点を  
打つように止まりつつ 胸いっぱいバリトンを響かせる  
だけど きびだんご どんなもの？  
なんで きびだんご くださいというの？  
物語は忘れられ 意味も過ぎ去り 唄われるだけの歌  
遠い過去に耳で捕獲した日本語を 披露する声に迷い  
はなく  
南国の並木は パンノキ ゴムノキ 両側ながれて  
桃太郎がだれであろうと かまわない  
ついてくる生きものが 犬 雉 猿 なんて であろうと  
もうすぐ山に着く 山には 山の人たちが住んでいる  
その人たちもまだ日本語をはなす 脳に染みついて  
消えないからね 覚えたかった わけではない  
裾を川波に洗われるほぼ垂直の断崖を  
岩燕 くすぐる 弧をえがく 啼く  
こだまの底からゆるゆると山はたちあがり  
墨色を濃くしつつ かたちを 近づけてくる  
まばたきを またいで 増殖する山塊  
互いの匂いを嗅ぎあてる

#### 四、歌

是小时候向父母學習的吧  
攝影家用日語開始唱的是 桃太郎之歌  
一直握著車子的方向盤 遇紅燈像打逗號句號般  
慢慢停頓 響起嘹亮的男中音  
但 黍糰子 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說 給我 黍糰子？  
故事已被遺忘 意義也逝去 只是被吟唱的歌  
從遙遠的過去用耳朵捕獲的日語 以毫無猶豫的聲音  
披露出  
南國的街樹有 麵包樹 橡膠樹 沿著道路兩側  
桃太郎是誰 不要緊  
跟隨著的動物是 狗 雞 猴 無論是什麼  
已經到達山裡 山上 有原住民居住  
他們也說日語 也許已深入腦中  
無法消失 並不是想 將它記起來  
溪流沖洗衣裾，幾乎垂直的斷崖裡  
岩燕 搔人胫肢般 畫弧形 啼叫  
山從回聲的底層慢慢地站起來  
墨色逐漸變濃 形狀 更加靠近  
眨眼間 群山橫天繁殖著  
貼近聞著彼此的氣味

顔をあらう水がほしい

檻のなかにいるものがなぜそんな  
 楽にな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  
 いつか発明したつもりの火  
 なじんだ闇をすっかり枯らして  
 あかるくつかれているたぶん  
 大気圏のそとには宇宙ステーション  
 地下はあたまがいたくなるほど深くへ掘られて  
 ヒトはいよいよ忙しい  
 ねむるための闇が軽くなり  
 （わたし（たち）は）薄くなる  
 棄てる場所がないので  
 知らないふりしても（自分の上に）  
 積もらせる ふり 積もらせるだけ  
 地上の地図はもう完成  
 でも、地形はたえず変化している  
 朝、

飛行中の窓からは富士の高嶺が

氷菓子のかたちにまとまる田子の浦

ねぼけてる

スプーンですくえばきっと、

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

想要洗臉水 黃真譯

牢籠中的生物為何那麼  
 快活自在，我不知道  
 昔日自以為發明出的火  
 燒枯了曾經熟悉的黑暗  
 也許人會在明亮中疲憊  
 大氣層之上有空間站  
 大地之下遭到痛心的深掘  
 人越來越忙  
 用於睡眠的黑暗在變輕  
 （我（們））在變薄  
 沒有可供拋卸的地方  
 我們佯裝不知却只願（往自己身上）  
 堆積 佯裝 再堆積  
 地面的地圖也已經繪完  
 可是，地形卻在不斷變化  
 早晨，

飛行中窗外的富士山高嶺

凝成冰凍點心的形狀田子浦

正睡得迷糊

若用湯匙挖上一勺則一定，

再無法補救



つばさをもたない偵察隊やこれからの秘密  
まだだれも知らない掟の決め手や膨張する心の闇  
それより、なにより、  
あたえられた日本語のからだと交わり  
交わって探索し飽くことはない  
生きるものの心はいつもまるであたらしい  
（檻のなかにいるものがなぜそんな）  
（楽になっているのか）  
えがかれたことのない心が  
眼をもたないまま 探索をはじめ  
心ほど古い来歴をもつものがいつも  
なによりあたらしい顔して 朝の光にのせられて  
来るのはなぜだかわからない  
重たく積んだものなら 払い落として  
線であるものを切り替える  
生きるものの心が  
生きるものの心とまた出会う支度をはじめよ  
おずおずと、探す線ならば交わって  
まぶたの裏にも生え揃う  
すぐにもね、  
いますぐにでも

沒有翅膀的偵察隊和從此以後的秘密  
未有人知的政策制定人和膨脹野心的黑暗  
比起這些，更無止境的  
是和與生俱來的日語之身結交  
在結交中探索  
生者的心靈總像新的一樣  
（牢籠中的生物為什麼那麼）  
（快活自在）  
從未被畫出的心  
沒有眼睛 卻已開始搜尋  
像心一樣來歷久遠的東西為何總能  
露出最新鮮的面孔 被早晨的光負載  
而來我不知道  
如果負累沉重 就將它拋卸  
就將既定的道路替換  
就做好準備讓生者的心靈  
邂逅生者的心靈吧  
就視睨地去搜尋，遇上別的道路就與之交織  
讓道路在眼瞼的深處伸展  
立刻去吧，  
立刻就去

びょう、びょう

どこまでも、と思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けれど  
行き止まりがあって進むか迂回、  
進むか迂回か、視覚の近くに  
生えている根のあるものたち  
それは行き止まりに

在って、あるようにあり、会って、  
びょうびょうと鳴くのは正しさです  
正しさにはたいてい、しっぽがあって、  
踏まれれば鳴く、わめく、嘔みついて、  
ぼうっと気が

遠くなる  
議論などやめて場を移し、  
口をすすぎたくなるのです  
見本など、ない時代  
死者の集まる場ばかり気にしながら、  
あちこちの、踏まれたくないしっぽたち、  
備わる動きのせいで塵を、掃いている  
在って、  
あるようにそれはあり会って、時代の

眺めを受け入れる  
踏まれれば鳴きだすしっぽを私も  
生やしていて、気がつけば  
それは塵、塵、塵を掃いている  
ひろい道、細道、掃いてみて、  
びょうびょう鳴けば、  
新たな闇に、また選択もなく、  
生まれるのです

啾啾 黃真 譯

並未覺得可以一直走下去  
前方有障礙直行還是繞道  
直行還是繞道，視野的近旁  
有長著根的物體  
它們在障礙處

存續，以現存的狀態存續，相遇，  
在啾啾地鳴叫的是正確  
正確大抵都，有條尾巴  
一旦踩住就會呼喊、叫喚、咬上前來  
迷濛間漸漸

喪失知覺  
停止議論轉移地點，  
因為想要漱口  
在沒有規範的，時代  
遍布四處的，不願被踩住的尾巴們  
一邊只願擔心死者聚集的場所  
一邊出於生來的驅動，掃動塵土  
存續，  
以現存的狀態存續，接受

時代的目光  
一踩就叫的尾巴也在我身上  
長了出來，待我發覺時  
它正掃著塵土、塵土、塵土，  
掃著寬闊的路、細長的路，  
當它啾啾鳴起時，  
在新的黑暗裡，它會再度別無選擇地  
生長出來

月を運ぶ

空は波に溶けていく  
月の誕生を待っている  
蝶が岩の上にゆっくりと  
時間をおろす  
そのとき  
水を脱ぎすて  
白い鏡があらわれる  
なにもかもそこに映る

光のしずくが  
葉という葉に  
鳥のまぶたに  
蟹の背にも  
落ちてくる  
出かけよう、と思う  
私は運ばれる  
月の光に

月を運ぶ  
そのなかに  
約束と秘密をしまっている  
月を運ぶ  
そのなかに  
これからがつまっている  
爪先は前を向いている  
照らされながら  
照らしていく

搬月亮 黃真 譯

天空漸漸溶化在波浪裡  
等待著月亮的誕生  
蝴蝶在岩石上慢慢地  
卸下時間  
這時  
將水面脫下  
一面白鏡露出來  
一切都映照其中

一滴滴的光  
在名叫“葉子”的葉片上  
在鳥的眼皮裡  
在螃蟹的背上  
順次掉落  
出門吧，我心想  
走入被搬出來的  
月光下

搬月亮  
那裡面  
關著約定和秘密  
搬月亮  
那裡面  
裝滿了未來  
爪尖朝向前方  
一邊被照亮  
一邊去照亮

ハルノウタ

春という字を書いています  
よく見るとそれは  
ふところに日を隠している  
ゆっくり めくれば  
とさか振り立てきつと鳴く鶏

鳴きたいから鳴く  
不慣れでも  
熱烈に夢を見て  
書きたいから書く  
くまなく、  
はりめぐらされていく春の血管  
そのさざ波に笹舟を  
あたらしく浮かべるときには  
出来事をねむらせて  
時間の波を切り分け進み  
おさない岸に寄せられる

もういない友だちがしゃがんで  
一心に草を調べています  
よもぎ れんぎょう ははこぐさ  
名前は どっちでもよかった  
(ゼンブ合セテハルノクサ)  
熱心に むしりとったものは  
春の大地の、体毛であった  
痛い、とは ひと言も発し似合い  
炎のかたちに芽吹くもの  
時間の約束に似たものを  
そのとき黙って受け取った

春天的歌 黃真 譯

寫下春這個字  
細看時，它是一隻  
懷裡藏著太陽的公雞  
慢慢 翻開時  
它一定會豎起雞冠打鳴

想打鳴時才會打鳴  
即使不習慣  
也要熱烈地做夢  
想寫字時才會寫字  
無所不及地，  
被鋪向各處的春之血管  
在它的微波中全新泛起  
竹葉舟的時候  
就讓已發生的事睡去  
衝開時間的波浪前行  
讓它抵達幼年的岸邊

已死去的朋友正蹲著  
一心在草裡搜尋  
艾蒿 連翹 母子草  
不管什麼名字 都無所謂  
(所有的合起來就是春天的草)  
他專心 拔起的是  
春天大地的 體毛  
大地連半句“好疼”，也沒有說  
它將芽成火焰形狀的東西  
將形似時間約定的東西  
在那一刻沉默地接受下來

春という字を  
つづけていくつも書いています  
すると山なみに日が落ちる  
春、春、春、  
一文字ずつ確かめるように  
みしみしと落ちていく

春這個字  
繼續寫了好幾遍  
於是太陽在連山間落下了  
春、春、春  
它彷彿在逐一確認每個文字  
嘎吱嘎吱地落下



蜂飼耳

蜂飼耳（Hachikai Mimi，1974-），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主修日本上古文學），為當今日本詩壇最受矚目的年輕女詩人之一。1999年出版處女詩集《隨時潮濕的陣地》，於次年獲得第五屆「中原中也獎」。二〇〇五年出版詩集《吃者被吃掉的夜晚》，於次年獲「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新人獎。二〇〇六年獲「神奈川文化獎」未來獎。二〇〇七年出版詩集《掩蓋的葉》。二〇一三年出版詩選集《蜂飼耳詩集》。二〇一五年出版詩集《洗臉水》，於次年獲第七屆「鯉川信夫獎」。另有小說《紅水晶》、《轉身》，散文集《孔雀羽毛的眼在看著》、《秘密的行為》、《空席日誌》，以及童話和繪本等，可謂全方位寫作者。

野地系列（十四首選一）

11. 噴吶

噴吶  
在時間的細線裏  
穿梭

尖塔的門。被吹開

我們都穿著華麗的衣裳  
趕著獸類。從這一村到  
那一村

為的是叫喚。神性的  
遊牧的渴望

叫喚一種路途。回到生  
回到死

與巨靈競走。大塊的雲朵  
奔馳。湛藍的宇宙覆蓋  
黑暗前的額頭

我們也會愛上黑暗  
（火。尚未發明——）

你將從黑暗來  
擎著一根火鉗子  
激切地叫喚

好像我是那個仰著頭  
卻遺失了耳朵的孩子

戰爭中的停格（四首選一）

父親在十字架上——用蘇再神話

我站在父親前面。赤裸的  
父親站在十字架上。我站在  
他的前面

他們遞給我父親的眼睛。遞給我  
父親的鼻子。父親的嘴巴。父親的  
舌頭。我的手上捧著一個盤子

盛裝赤裸的父親以及  
我稚幼的臉龐

父親並未死去，在高高的  
十字架上。尖刀進入  
最強硬的內部  
——這是無法礫轆的部分了

我聽到父親對我  
說話。他們遞給我父親的  
說話

——這是無法礫轆的部分了

特技家族（九首選一）

7

我完全知道命運 如何  
掌握兩隻手

右手拋出 悲 左手  
拋出 喜 右手拋出  
悲 左手拋出 喜  
悲 喜 悲 喜  
右手左手右手左手  
悲喜悲喜悲悲喜喜  
右左右左右右左左  
手手手手手手手

我完全不知道命運 如何  
掌握兩隻手

6. 木船

孤獨在跋涉——

最高的山，最深的水

（——關於靈魂的旅程——）

他不在我身邊

我呼喚他前來

成為身體的某一部位

他是我的木船——

用尖利的斧頭，砍一百

零八下，一棵樹

應聲而倒

去皮，修整，刨挖，磨光

（——這樣費去幾萬年的時間）

我的木船，聰慧，勇壯

準備出發——

愛琴海文明

亞特蘭提斯文明

姆大陸

——我的淪波舟，越過

文字的波浪，進入

光的蟲洞

把一切記錄刪掉

（——語言不在文字裏）

只剩下孤獨

和孤獨的跋涉

他前來與我會合

——在最高處

我們沒有看到彼此

卻能知道——

11. 畫出

我完成的這棵樹，枝樑嵯峨，綠色

和雨霧一起落下來

我要再畫上累累的果實。黃色，是光陰

紅色，是夜晚的燈籠

把我全身照亮的，就是這些果實

還有溪水，從山中奧秘處

流到我的腳旁

我用心造了一條路徑

——自亂石的岸邊逃脫

循著寺院的梵唄

走向高處

一忽而在山前，一忽而在山后

我的筆回繞。世間萬象，東突西竄

有些我畫出，有些我不畫出

不畫出的，總比畫出多

因為留白，因為山水在胸，我用筆精簡

必須活得夠久

——一千年，二千年

我才瞭解精簡的道理

## 我和我的火車和你（十首選一）

8

一種存在的突顯：隱士  
黑色的頭巾——

渦狀的雲杉，還是雪中的  
柴扉，在燃燒——

我的心臟滾動，藏匿  
在這座山中——

天翻地覆之後——葉子  
落盡

伸手接住了樹枝——

幼小的獸漫行——我的  
童僕，脆弱地挾一具琴

順著我的腳印，山路  
蜿蜒

我的主要動脈——瀑布  
傾瀉而下

（——二十世紀各種主義喧嘩——）

跨過這座木橋  
我的驢子嘶鳴

提醒我——正走過第四世紀的山水

牠將說  
身體就是這麼回事

還有什麼——  
能使我冰涼而  
顫抖



零雨

臺灣臺北人，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國文天地》副總編輯、《現代詩》主編，並為《現在詩》創社發起人之一。1992年起任教于宜蘭大學。

以〈特技家族〉一詩，獲年度詩獎；以《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中十首詩獲吳濁流文學獎詩類佳作獎。應邀參加2004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11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著有詩集：《城的連作》、《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特技家族》、《木冬詠歌集》、《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我正前往你》、《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等七種。詩選集：《我和我的火車和你》（中英對照）、《種在夏天的一棵樹》（中英對照）。翻譯：《無形之眼》（中英對照，法國靈敏出版社，2015）。



## 鏡子

鏡子裡的我，靜默里有鐵路，  
左腦醒來一隻花豹，  
漂浮在森林。

我流亡的精神，  
來到玻璃杯河邊飲水。  
孤獨是一隻斧頭，  
砍掉真相，我的詩句像縫合的疤。

肺裡，我吸入青花浮水印，  
腎裡的宇宙，有幾顆隕石飛行。

鏡子裡的我剛穿過夢中瀑布，  
幽閉在觀望。  
眼睛和嘴唇，是爬到岸上滑動的海豚。

牛角梳，我的右手清晨牽掛著西域的牛……。  
我與空氣日漸成為一種急救關係，  
就像糧食和難民。

鏡子裡的我是精細的，  
她聽到生活發出撕紙的刺耳聲。

然而，粗糙是一種誘惑，始終都是。

## 立春

雀鳴，讓每一根樹枝都成為一隻短笛，  
去搜索吧，那些錯過時未曾啟用之詞。  
裂縫正朝我蔓延過來的那條冰河，  
立春，轉動著鑰匙。  
是時候放出被困在思想裡的獅子、海豹了，  
以及沙漠、花園和蜥蜴。  
在解凍之季通往海市蜃樓的夢境裡，  
人類都在潛水。  
窗外，樹杈間落成一個新鳥巢，  
翅膀還沒有從雙肩分裂出來。  
我閱讀被編織的紅柳，  
仰望嘴唇築起的黑色空間。  
歌劇院，潛能在聲音裡轟鳴、上升，  
從泥土深處到時間之外。  
遠處，我聽見沙啞的靈魂騎上一隻野兔，  
絨毛翻動枯草，  
穿過我獻給荒原的耳朵。

## 收藏

我收藏軟弱，為了與自己體內的結伴成群。  
我收藏刀鋒，為了已磨平的不再開刃。  
我收藏惡語，以此打通道路，  
等被擊倒的重新站穩。  
我收藏舊陶罐，從水中倒映挽救消失。

我收藏子彈，所有的，  
為了子彈像恐龍從地球滅絕。  
我收藏各種疼痛，  
為了經歷過的不再重傷。  
憂鬱，我也收藏，  
為了與眉間聚積的深淵  
一起被排除掉，絕望終止在斷崖之前。  
我收藏火車頭以及轟鳴，  
時空轉動，掉頭返回。

我收藏劣質畫作，  
讓愛好者的眼力不再經受考問。  
我收藏霧霾，減少顆粒密度，  
找回首都與地平線之間半徑的呼吸。  
我收藏光，藍湖落進繁星時，  
暗夜和孤寂燃燒一次。  
我收藏舊信、墨蹟，  
讓隱私安全躲進心臟的密室。

恐懼，一種背後交易，  
為了不放過真相，我收藏。

## 一百年以後

一百年以後，時間是扭曲的梯子，  
廢棄了攀爬和觸摸。  
是一個人播放月光曲時，  
頭髮豎起所接收到的能量。

一百年以後，冥想變成氣流，  
低飛而聆聽。寫作是蛇脫掉的皮。  
如果幸運，詞語可以穿過鱗。  
龍捲風襲來一隻拖鞋，  
嗅覺吸附著繼續逝去的一切。

一百年以後，恐懼留下集體潛意識，  
通過自盡的蟬。  
空門石階上閃過一隻貓，  
前世偶爾驚現。  
我在不同醫院咳嗽，  
孤獨的轟鳴聲不時啟動喉結、胸腔和耳鼓。

一百年以後，諸神在我書房走動，  
我的指甲骨灰從懸念刮起，  
苦難在記憶裡卷一根繩子，  
或者拉直一根鐵絲，不停穿過……。

## 暴風雪

---

暴風雪像某個劇場的情緒失控，  
寧靜被槍支埋葬那種；  
像天空喝下各種藥水，  
依然停不下旋轉那種；  
像月亮週期性發作，  
焦慮從正面繞到思想背面那種；  
像無邊界，緯度迎向顆粒，  
空間飛起來那種。  
雪花打在臉上又瞬間融化，  
令你陷入遲疑。

暴風雪像白帆升起海面，  
一條魚追逐一群魚；  
像皮鞋奔跑，  
一隻綿羊在草原追趕離散的白雲；  
像逆行一種舊模式，  
穿越哨音和教誨聲的平流層；  
像突破了句式和詞語，  
被逍遙遊誤解，被荷馬困在斜坡。

一層玻璃隔開嚴冬，  
窗外冰河如白紙，  
足跡讓給平原。  
暴風雪像一種無奈抓起大把雪花，  
皮膚遇見紙片飛舞那種；  
像提防速度被超越，  
雙腳沒有安全感那種。  
暴風雪像恐懼墜落，  
你慶倖拉住一枚衣角；  
像秒針爬過身體，  
每一寸，那種存在感都是你所缺少的。

暴風雪像協奏曲，  
與欲望和衝動一起奏響，  
像靈魂漫遊，  
被喚醒的反而是你的外在。  
暴風雪像樹木和山巒  
掙脫迷霧時舉起的拳頭。  
像人群擁擠，冰凌是折斷的水。  
午夜，一隻棕熊出沒冥想，  
時間緩慢了下來……。

## 窗 口

這個視窗適合在黃昏看落日。  
落日正從花旗飯店高樓的右肩向下滑行。  
我借此想像斜塔、熱帶雨林中的望天樹，  
或者登過的山頂、斜坡，  
以及佔據另一個人內心的那一瞬。  
是的，一瞬而已，如生命本身。

不遠處，樓宇是灰色的，  
與聯排商服毗鄰，空寂並沒有減輕。  
靜謐也是，躲在體內始終是偏執的，  
像安眠藥不斷分解出的氣泡。

今冬的第一場雪正在窗外飄著，  
都市如一只船，沉向時間深處。  
道路在雪中返回遠古的荒原，  
一塊碎瓷片在路上呼喚來所有光線，  
一棵老樹是曠野的耳朵。

此刻，我所在的角落是世界背面，  
不放過星月經過窗前的每一瞬。  
緊張、失眠。不被漏掉是存在的魔咒，  
類似於聲音處於低頻，  
是死亡之谷垂釣生機的倒掛鎖鏈。

此刻，對面的體育館是安靜的，  
張信哲、王菲都引爆過飛碟形圓頂，  
類似鯊魚嘴裡牙齒的座椅，  
黃色的，綠色的，望遠鏡裡清晰可見，  
以及紅色的逃生尖頭所指向的門，  
猶如令人反感的暗示。

足球賽尖叫聲的殘留物是民族的，  
音樂會激情失控是世界的。  
冷風在路上對準骨頭時吹著口哨。  
幽靈縮回雙手，像潛能，來去匆匆。  
在北方，冬季的視窗內生長著春筍，  
張望、低吟。愛，是懸掛式的。



馮晏

60年代出生。先後隨父母居住包頭、武漢，現居哈爾濱。80年代開始詩歌寫作並開始在國內外發表作品。作品被收入《詩歌百年大典》、《中國優秀詩歌30年》、多種各年度詩選，以及《中國新生代詩人詩選》（日本）、美國《新華夏集：美國詩選》《新大陸》（美國）等國內外數十種詩歌選集。出版詩集《馮晏抒情詩選》（長江文藝出版社）、《原野的秘密》（華僑出版社）、《看不見的真》（北方文藝出版社）、《紛繁的秩序》（重慶大學出版社）、《鏡像》（商務印書館），以及《馮晏詩歌》《邊界線》《內部結構》和剃鬚刀詩叢《古米教育史》等多部。先後獲《芳草》雜誌漢語詩歌雙年十佳詩人、《十月》詩歌獎，第二屆“長江文藝·完美（中國）文學獎”、首屆蘇曼殊詩歌獎等，詩歌作品被翻譯為英語、日語、俄語，瑞典語等多種語言文字。多年來已深入世界數十個國家旅行、寫作。應邀出席過國內外多種詩歌學術活動，先後在國內外多所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演講、朗誦。

## 天宇深處

---

宇宙深處傳來了永恆的聲音。這聲音如此曲折，我該對誰去感激這一切？

許是累世的因和累世的果。那最初的來源如斯深邃遼遠，《老子》曰：「繩繩不可名」。那絲般纏絞的過往，一個結一個結的能量傳遞，到我的心底。

我聽見沙漏滴落，我一回首便遇見這小小的明朗，我看見意識裡的生活。宇宙如搖籃，我和眾生微細的意識脈脈相連。我們沉睡又復佯睡，我們醒自岸邊，一朵花的睡眠以及開放。

## 靛藍小孩

---

是否要幫助她成為一個風格強烈的人？讓她學習髒話？讓她看社會新聞？讓她任性？讓她把不吃的東西扔掉？讓她脫衣服？讓她愛？讓她站在頂樓？讓她拿起刀子和畫筆？讓她跟陌生人回家？讓她不再看我？

讓她繼續這些遊戲？

## 女兒性

---

在異地可以充沛地想念熱愛過的誰，她是個蕾絲邊女孩。我不可抑制地感到衰亡，在蕾絲邊女孩身邊，我像是古老的咒語。

但她擁有人間的眷顧，她是永遠的春花與秋月。她有長長的睫毛和星星般的眼睛。她對我說話，她說：我將不曾老去，我開放在自己的子宮裡，我有完整的包覆，我不沾惹陽氣。我是全部月亮的光明。我擁有至深的夜，那是我所屬的嘆息。我隔絕男子的覬覦，我隔絕日的照射。

我拯救女子，和她們的靈魂。我是我自己的暗影。是否你也曾遇見我？遇見我的哀愁？和我的伴侶？我在蒙馬特的故居？

## 太魯閣歌調

我聽聞天風的歌  
從古道裡傳來神靈行經的樂音  
吼嗨啾  
吼嗨啾  
音浪滌洗意識中慾念積累的塵垢  
我把葉尖伸進千百次流經此刻的河水裡  
冰涼冰涼的  
我願隨水而去向汪洋

壁立石切  
撫觸山巒的身體  
也撫觸那無明  
力量通過之地  
全然只能深刻

光  
從一線天間漏下碎裂的琉璃  
即將通過罅隙  
旅者側身穿越時 是否能從容行走  
一如近旁雲起之冉冉

延伸的布洛灣平台  
乃靈力聚會之所  
坐擁整座山林蓊鬱的合唱  
在內部有杵臼不斷搗著  
吼嗨啾  
吼嗨啾

若以文字織起經緯  
若以聲紋應和古雅的文明  
有風化的臉容亦有風化的歷史  
歌曲發育成交疊的稜線  
銷蝕的是否正是人間的愛憎

峽谷裡誰人的歌調壯美  
誰人在頌讚神靈的傑作  
誰在舞踊青山的波濤  
誰在輕輕讓立霧溪潤的裙擺歡撒出去  
誰在嘆息切割深谷的斜線  
神靈的劍鋒一逕走揚  
隨之洞開的是太魯閣節節攀高的雲天

於是只能仰望  
只能俯首  
只能以虔敬的意念奉祀周遭護擁而來的絕景  
看一座座河中的巨石  
亙古時代滾落至此  
讓流水盤曲成柔麗暗湧的戀歌  
讓冬季潺潺不息的飛瀑  
付送華年日日之將去

或我只是恰逢晴日的野百合花  
或你只是偶然回望的大雁

（註）太魯閣族為台灣原住民族之一，目前有部份族人居住在台灣花蓮北部。太魯閣（Truku）就族語意義來說有「我族」、「第一人稱」、「我們」及「我」的意義；做為形容詞解釋則有「強調一個人內在價值」的意義。

## 完美座標系統入門

---

衛星定位是從宇宙觀看地球  
那種看  
確實關乎靈界通道的開啟  
而不定只是科學的橫軸與縱軸  
轟開的洞窟預言  
有天靈學將是未來的科學

也就是說  
曖昧其實是  
被定位的幾個故典  
恰恰能構成線的交錯

觀景窗呈現立體與深度  
流動的便不只是語言的信息  
極有可能  
是一種穿針引線的工作

柔軟的誰必將可以進入  
這羅織的幾何星圖

## 某寂靜荒涼山頂上詩人L

---

他的所以  
正好能隱藏哲學般的思慮  
他的假如 如此緊迫地靠近植物譬如一朵朵早春的山桃或櫻花  
而和但是 又如此正經地穿越詩的日常  
（其實帶著玩世的身體感）

最最含混和挑逗的  
大約是「像」這個字眼

美  
則預示了不祥



張寶云

原名張梅芳，筆名阿流。一九七一年蓬萊島出生，童年生長於台中大里鄉間，田疇環伺。聯考後就讀文化大學中文系所，賃居草山十餘年，溫泉櫻花鳥語不絕。其後嫁花蓮人，育有一女一子，現居吉安，任教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研究現代詩、詩創作、大陸文學。著述如下：有論文兩冊《鄭愁予詩的想像世界》、《顧城及其詩研究》、詩集一冊《身體狀態》、編輯一冊《回家——顧城精選詩集》等。

## 知識的色情

---

你的後背不曾跟我的腳踝親熱  
我的肩胛骨從未觸碰你的腰窩  
二十年在一起，我不認識你  
就像不認識我的房間，  
和家門口的三尺土地---  
它的體溫，我的赤腳從未體會  
隔著詞語，隔著網路，隔著邏輯  
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如同一場禁欲  
我愛上的全是贗品

我從未嘗過泥土，從未舔過雪凍  
我這一副身體不夠來愛這世界  
可我依然活著，依賴種種傳言  
流連他們口中一天比一天更可愛的藍  
罔顧啟示錄裡一年年延遲的末日時間  
盲目幸福著，如草原上一隻 蒼涼的小背影  
只一次機會，造訪這宇宙的深情  
它汗腺和血液中的冰川，抵禦---  
那來自知識的色情  
而最終用一首詩打發掉這些  
如表演中的無實物練習  
我再一次辜負你

## 雪下進來了

---

老人沒有點菜，他點了一場雪

五十年前相親的傍晚，他和她對著菜單  
你一道菜我一道菜，輪流出牌  
雪下進了鹽罐，火鍋，玫瑰旁的刀戟  
他們堅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年輕的人

快愛與慢愛，就像左翼與右派  
他每週五去布爾什維克俱樂部  
她一再嚴申婚後柏拉圖  
新世紀和雪一道摻進鵝絨被，堅固大廈，  
以及一一心的縫隙  
他們都把硬幣翻過來了

還剩點時間，只夠迷戀一些弱小的事物  
弱小，卻長著六隻恒定的犄角  
他一個人坐在靜止的小餐館  
雪下進了火柴盒，抽屜，冰冷的屍櫃  
他們曾揮發在某個夏天的年輕，潔白地還回來了



## 表妹

---

那年頭，月亮還很乖  
坐在那裡，叫人看  
我不會鞠躬不會笑  
跟誰都可能遇見  
種種稱謂之中  
我只願做詩的表妹

月亮蹭過窗戶，門板  
連同植物的葉片，像個小阿姨  
伺候在家坐監的你。表哥，  
玉蘭花一開，你就將白紙殺伐  
我要你濃墨，我要你婆婆  
我要你踩著高蹺才吻到我  
我要你每天將我安葬一遍  
像燒掉一頁寫壞的稿紙

我要你每晚喂給我一勺悲傷的笑話  
我要你負責繁衍，如同科學世界  
在假設之上推敲得兢兢業業  
這座幽靈之城  
我要你男子的長髮與我秘密相連

我願你認清字中的蕩婦與烈女  
還有那些被革命標過的詞句  
我要你練習反轉，雙關，押韻  
無限的停頓，妖嬈的喘息  
我要你做我生命中悲傷偉大的休止音  
一生都在未完成的欲望裡

我可以風雪之夜，死在街頭  
可以白日裡永遠拒絕，卻逃不過  
夢中男人的追捕。表哥——  
這樣叫你時，我就能獲得  
一些倫理上的障礙，像面對  
所有因艱難而迷人的事業

世界蜿蜒向前——  
可以隨時起舞，可以四處原諒  
我還想濫情，對所有信所有疑  
月亮它還沒長大  
種種稱謂之中  
我只願做你的表妹

## 帳子外面黑下來

---

你說，我們的人生什麼都不缺  
就缺一場轟轟烈烈的悲劇

太多星星被捉進帳子裡  
它們的光會咬疼凡間男女  
便鑿一方池塘，散伙觀它們粼粼的後裔  
你呢喃的長髮走私你新發明的性別  
把我的膚淺一一貢獻給你  
白帳子上伏著一隻夜  
你我抵足，看它弓起的黑背脊

月光已在我腳背上跳繩，順著藤條  
好奇地摸索我們悲劇的源頭

一斤吻懸在我們頭頂  
吃掉它們，是這麼艱難的一件事  
親愛的，你看帳子外面黑下來  
白晝只剩碗口那麼大  
食言，就是先把供詞喂進愛人嘴裡

為了一睹生活的悲劇真容  
我們必須一試婚姻

和平是多麼不檢點  
人們只能在彼此身上一寸寸去死  
獅群彈奏完我們，古蛇又來撥弄  
它黑滑沁涼的鱗片疾疾蹭過脊柱  
你我卻還癡迷於身體內部亮起的博物館  
辛甜的氣息紮進丘腦，雨滴刺進破曉  
在這樣美的音樂聲中醒來  
你是否也有自殺的衝動？

遺忘如剝痂，快快抱緊悲劇  
趁無關緊要之物尚未將我們裹挾而去

這些悲傷清晨早起歌唱的鳥兒都死了  
永夜灌溉進我們共同的肉身  
願我們像一座古廟那樣輝煌地坍塌  
你背上連綿的山脊被巨物附體  
我腦後反骨因而每逢盛世鏘鏘挫疼  
——你的痛苦已被我佔有  
帳外的麻將聲即將把小島淹沒  
我渴望犧牲的熱血已快要沒過頭頂

## 用蝸牛周遊世界的速度愛你

---

撥動時針般撥一回腦筋  
我躺在林地 數歷次生命的動靜  
苔蘚是趕路的蜈蚣精  
白肚皮擒到它綠色的小鞋子  
莫驚 莫驚

每一夜的星空逃得太快  
我的愛還未來得及展開  
一次初吻就將我覆蓋  
捨不得就這樣把世界愛完  
如同嬰兒嘴巴裡的味道還沒長全  
愛很久要更久  
我用蝸牛周遊世界的速度愛你  
在兩次人生之間

## 炒雪

---

喜歡這樣的一個天  
白白地落進了我鍋裡

這雪你拿走，去院外好生翻炒  
算給我備的嫁妝  
鋪在臨終的床上

京城第一無用之人與最後一介儒生為鄰  
我愛的人就在他們中間  
何不學學拿雄辯術捕魚的尤維亞族  
用不忠實，保持了自己的忠誠  
這樣，亂雪天裡  
我亦可愛著你的仇家



戴 維 娜

詩人、青年學者，畢業于牛津大學。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致力於智性與靈性相結合的寫作與研究。2014中國星星詩歌獎年度大學生詩人；詩刊30屆青春詩會成員。2014現代青年年度十大詩人。出版詩集有《我的降落傘壞了》《靈魂體操》《面盾》等，童話小說集《仙草姑娘》。翻譯有《天鵝絨監獄》等。2016年自編自導意象戲劇《侵犯INVASION》。主編翻譯詩歌雜誌《光年》。現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

## 盛開的櫻花林下

盛開的櫻花林下  
都埋著致死的高輻射物  
旺盛的生命綻放著  
令人易忘  
所謂的美麗  
已非昔日的美麗  
飛翔的季節候鳥才知  
從冬眠甦醒的青蛙鳴叫  
最近變得好虛弱

身穿防護衣的沉默隊伍  
穿過飄蕩童期浪漫的櫻花林下  
人人不敢抬頭望著粉紅花朵  
相信盛開的櫻花林下將會現身的  
鬼魂傳說  
罹患甲狀腺癌的小孩猜疑著  
被輻射汙染的櫻花鬼魂  
究竟能否保持  
童話原型？

無家可歸的地上花瓣  
毫無例外地仰望  
垂頭喪氣的母親纖弱的雙手  
避難禁區的農夫喃喃自語  
偶們明年將會返鄉團聚？  
盛開的櫻花林下  
依然都埋著  
列島政府不願面對的  
真相

## 瑪麗亞

曾經  
在白刃相交的南洋密林  
他侮辱瑪麗亞的純潔  
黝黑纖瘦的臉龐顯得比他年輕  
他無意隱藏肩上「特別志願兵」的刺繡  
惱羞成怒地喊叫「馬鹿野郎！俺哇日本男兒  
搭！」  
瑪麗亞機械性地幫他脫下兜擋布  
默默地撫摸他硬如軍刀的陰莖  
他趕著帶軍方配給的「突襲一番」  
迫不及待地發泄  
壓迫他肉體的大和魂

而今  
他日復一日堅守著輪椅從熟睡到甦醒  
夢到自己血氣方剛的青春年代  
照顧他的傭人居然極像往年少女  
他哼著沒人能懂的「海行兮」  
追憶晴朗無雲的南洋天空  
瑪麗亞機械性地幫他脫下尿布  
默默地擦乾他軟如死魚的陰莖  
他呆視瑪麗亞黝黑的肌膚  
一滴又一滴地排泄  
附著睪丸的帝國渣滓

## 歐巴馬訪問廣島

---

今天歐巴馬訪問廣島  
竟然向原爆罹難者獻花  
但對大部分的美國人來說  
廣島的反義詞  
就是珍珠港偷襲  
覺得沒甚麼好道歉的

今天歐巴馬訪問廣島  
竟然向原爆罹難者獻花  
但對大部分的中國人來說  
廣島的反義詞  
就是南京大屠殺  
覺得沒甚麼好遺憾的

今天歐巴馬訪問廣島  
竟然向原爆罹難者獻花  
但對大部分的南北韓人來說  
廣島的反義詞  
就是日帝殖民支配  
覺得沒甚麼好同情的

今天歐巴馬訪問廣島  
竟然向原爆罹難者獻花  
但對大部分的日本人來說  
廣島的隱喻  
就是至今未了的福島核災  
美國製造的核電核傘下  
卻呼籲要創出無核武的和平世界

今天歐巴馬訪問廣島  
歐巴馬雖然訪問廣島  
但我們該如何悼念廣島？  
該如何面對  
七十一年前從天降下的原子死神？  
淋溼輻射黑雨的無辜民眾？  
七十一年後的今天  
晴空留下一條彷彿撕裂天空的飛機雲  
歐巴馬雖然決心跨海訪問廣島  
我們仍不知  
到底要為誰哭泣

## 指紋

---

請勿將你污穢的指紋  
留在我嬌嫩的心靈  
你迷宮似的物證  
總是讓我陷入富於肉感的陷阱  
亦迷惑  
我鐵甲下隱密不露的  
春意

## 與歷史對話

---

一

您撥的電話未開機  
請稍候再撥

二

您撥的電話通話中  
請稍候再撥

三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  
嘟聲後開始計費  
如不留言請掛斷

四

您撥的電話是空號  
請查明後再撥

## 深夜的占卜

---

微微顫抖著的指尖  
一條又一條  
輕輕地撥開  
蒙上你身上  
微熱而潮濕的夜幕

漆黑深處被隱藏的鮮紅筊杯  
暗地裡許願  
此下將會出現  
一陰一陽的  
聖杯



倉本知明

生於四國的海灘小鎮。日本立命館大學博士班畢業，專攻比較文學。目前於文藻外語大學講授日本語、日本文化等課程。接觸台灣的中文詩，感受頗深，自己開始創作中文新詩，從2013年投稿〈衛生紙+〉等台灣的詩刊雜誌。兼職翻譯，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譯介，已出版蘇偉貞的《沉默之島》（あるむ2016年）、伊格言的《零地點》（白水社2017年）日譯本，明年預計出版王聰威的《生之靜物》（白水社2018年）日譯本。

那年的十月很美。如同我記得的昨天  
 天異常的清冽，異常的深邃  
 在正午的熱氣中閃爍，如壹片樹葉在風裏閃動，  
 那麼空靈，難以靠近。現在我奇怪地悲傷著  
 告訴妳這些，詞語究竟可以表達什麼？  
 我看見變幻不定的天空，風追蹤煙霧的線條  
 我等待著這壹刻  
 當這難以靠近的天空向他們傾斜  
 吞沒他們。然後那裏什麼也沒有  
 只有詩人的悲傷和壹首詩歌的主題。

透過窗櫺我看見天空  
 我們接到命令打開黑色屋子的窗戶  
 走過時我看見玻璃上的天空，  
 出人意料，無比美麗，好像那是  
 壹個美好的營地。柱子釘上電線，  
 我熟悉的道路，在空氣中懸浮  
 青草在窗玻璃上閃耀  
 黛綠，想深不見底的湖。壹條紅色的火焰  
 劃過天空，閃爍，在赤褐色溪流中的青草之上。  
 在這片天空之上，煙霧籠罩  
 另壹片天空，清澈空靈  
 第壹片天空的煙霧在第二片天空裏演沒。

我明白，我不再肯定任何事情，  
 這片大地還有所有發生在我身邊的事  
 在別人的眼裏只不過是壹塊窗玻璃。  
 然後那人模糊了畫面，關上了窗。  
 瞬間即逝。大地是真實的，而現在我知道  
 人類的苦難有多麼真實。  
 但卻如同拍案浪花，瞬間的懷疑折返  
 依舊，今天，依舊刺痛我，  
 壹如既往，當我仰望十壹月的雲朵  
 我看見了十月的天空。  
 （於奧斯維辛）

### 愛與渴望之歌

黃葉在很久以前就落下，並且秋天已經遠離  
 對妳的憂思與渴望將我緊緊攫於它的掌心  
 推著我向前  
 但這世界是邪惡的，電線將我們分開  
 強迫我生存將妳變成壹個謎

這世界已將我們遠遠地拋擲在十字路口  
 但我知道我將永不會忘  
 對妳的愛依然如秋花絢爛  
 我的心如籠中的鳥兒震顫

所以，就算現在白雪如銀閃爍  
 我看見妳的臉，妳的眼還有妳眼中的淚水  
 月光今夜讓我們團聚，我的愛，  
 唯有死亡才能將我們分開。  
 （1943年11月，於比璣克）

奧斯維辛的壹次學校旅行 路德維卡·安波 (LUDWIKA AMBER)

凌微 譯

在奧斯維辛命令即規則  
男人在壹邊  
女人在壹邊  
沒有母親的孩子在壹邊

死亡只聽從德語的命令  
把人們秘密地堆放  
骨頭在壹邊  
假牙在壹邊  
金色的牙齒和結婚戒指在壹邊  
頭髮在壹邊辮子在壹邊

死亡只是錯放了眼睛  
深棕色的灰藍色的  
綠色的黑色的  
它們沒有像大理石般展示出來  
將每種顏色分割開

眼睛消失了眼鏡卻留了下來  
小山般的眼鏡堆旁  
是堆積如山的鞋子  
大人的鞋、孩子們小小的鞋  
赤足帶領沒了牙齒沒了頭髮的人們  
穿過火焰  
赤裸的女人回到她們的丈夫那裏  
母親奔向她們的孩子

\*\*\*

那些眼睛帶領我們走過集中營  
那些眼睛沈默地背叛了死亡的命令



王凌

筆名凌微。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英美語言文學學士、碩士，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學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任教十餘年，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文學院高級講師，香港國際詩歌節節目總監，香港國際詩歌節基金會執行董事，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籌委及評審，海峽兩岸口譯大賽香港賽區籌委及評委。譯著有《小小巴黎書店》、《肖申克的救贖》及《奧斯維辛詩選》（待出版）等。



## 詩日新

光景無邊，遞出劈頭之問：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適之？  
 休要說，天下風流半農民。  
 深飲默然滋味，長假周作人，  
 學習粗魯迅疾，面對新難題。

大同小康洪章尺牘，文字網羅  
 寄一紙禁令來，如何自清獨清？  
 黃皮膚如何開墾出滿頭金髮？  
 綴珠湘簾外，幾個田漢一片冰心，  
 安得廣田千萬畝，普天下詩人  
 鑒那力士參孫大雨傾盆暮色沈沈  
 早知要屠岸上之人，勿奔星島去。  
 不再都姓李。總欲憑舶遠航，  
 從文棄武的詞鋒乃超琢卞之琳。  
 戰事正酣好比金克木：凋零夢葦，  
 海沫若蝕，倚郭開貞操，徐徐  
 摧折毓棠，魯藜倒伏於槍林和彈雨。  
 玉諾，出洋途中寫出新大陸志  
 請爾曹葆華之際，待望舒雲氣  
 曾卓越之青年，聽鷗外鷗鳴向西  
 韋端己的浣花溪駐起了堤壩：  
 濺起纏綿的馨香……何其芳矣，  
 苦讀，嘗數杯甜酒，橫一管辛笛。  
 聞一多否？新月垂聽密林庚辰。

採其矯飾之能非時代的徽音；  
 如何乎宗岱，了未青魯齊——  
 南星照耀中國。仿令孺，佐良人，  
 面對情愫潮湧馮雪峰往靜之，  
 梁上所鐫白華是枯死之舊枝；  
 操心只為王事？異域的老師帶來  
 壯志摩挲小腳，紹洵美且異。  
 陳夢家族逢至初春落已徐遲。

新樂器，穆穆旦夕間探查良箏音色。  
 九葉簌簌，正敏銳的聽覺原可嘉，  
 又陳敬容於江南，種幾叢吳興華。

路逾萬里，故國廢名在燕郊之阿  
 壠上起胡風，綠原艾青青，朱英  
 誕於此，蘇金傘傘向枝頭留榮恩。  
 目眇眇兮鄭愁予，消受渡海之忱，  
 自哀歌裡抽出那根癭弦。是商禽  
 還是洛夫？是殷朝棲樹東漢田壘，  
 莊周夢蝶窺見自己於花粉余光中？

\* 於此新詩誕生屆百年之際，作此詩致敬，兼示詩人陳黎、蔣浩、楊小濱和臧棣。二零一七年五月重訂

## 詩人的隱秘生活 ——與C.D.Wright同題

---

詩人從雲端跌落到了  
具體的此時。  
生活則不斷召回它  
派出去的使者：  
在人間，你是否已贏得  
收穫的貧乏與豐盛？  
咖啡，音樂，冗長午後  
能給出的一切福利。  
裁判者從不現身，他  
注視著這平靜的一切。

今夏涼爽，讓人迷戀。  
灑水車在不遠處勞作。  
窗外，風中搖擺的竹枝  
投下了青翠的陰翳。  
嘶啞的蟬鳴時斷時續。  
哦，我幾乎快忘了  
關於詩人的不幸消息。

穿過街衢，走進樓群，  
在上海的舊工業區深入  
廠房於新時代的改建。  
如今改建早已完成，  
人們委身於寫字樓  
枯燥的日常。而我在等待  
又一天的過去，垂下窗簾，  
昂著脖子勞作，螢幕  
散發的微光  
襯出臉部的輪廓。

## 雨夜物語

---

濕鞋子和公交月臺截住車燈，  
光柱裡遍佈雨幕析出的絨刺；  
那些細小的濕塵，悄悄貼上冬衣。  
要寒冷中趕路，準時回家，  
要在那迷人之冬讀幾篇上田秋成\*，  
遙望下一個晚春的雨霽：

新聲甜膩，市井潮紅，在絮叨中  
天然的禮物讓講故事的人感到羞愧。  
而生活得以繼續。風用它的聲音  
顛倒夢想，翻動攤開的書頁。

\*注：上田秋成（1734-1809），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著名的作家、學者，創作以小說成就為最高，有《春雨物語》（1808），以及取材於中國宋話本和明清小說的《雨月物語》——是書被譽為日本怪異小說的頂峰之作。

## 咖啡獨奏

---

從百步街轉入盛家帶，推開路口的那扇玻璃門，走進去。你能立刻聞到被研磨的香氣飄散在這間屋子的每個角落：刷紅的牆面，百葉窗低垂，屋頂傾斜綴滿瓦片，三兩盞台燈亮著，一些舊書慵懶地擺放在了幾個簡易書架上。散漫的服務生總是沒有零錢來應付你遞過去的現金，但她毫不因此而緊張——如同安坐在這裡的少女們那樣，並未像咖啡豆般留意自己的賞味期限。你選擇了靠窗的老位置，背對著那條河坐下，打開電腦，螢幕在亮起前反射著午後的陽光。

你往前看，左邊是兩只黑沙發，它們局部已被磨白：要經歷多少包裹在衣物裡的軀體的摩擦，才能有這樣誠實的裸露？你回頭，玻璃外面靜水深流，波瀾不驚的河面，泛著抹茶綠。河對岸的幾叢迎春花正在好時節，微風中搖曳，應和室內循環播放著的樂音。你在這裡度過了半個白天，沒有做成什麼事。遠處那幾座古老的石橋隨時準備著嘲笑你的焦躁。然而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那只趴在書架邊的貓轉動著它的綠眼珠，伸個懶腰，試圖用它的愜意人生來撫慰你雜亂心弦的獨奏。

## 李花：譯自李商隱

中途綴滿落英，我已多次經過  
朝向憂愁的暮晚與晨曦。

小枝從褐色裡撐出，伸向粉白  
包圍花心的嚴肅時刻。

你祝福夜行人，用漸次亮起的路燈，  
鋼鐵撞擊，馬達轟鳴。

沾染月色的超短裙，黑暗中  
淺笑著試探煦風微癢的欲念。

蜜粉取自嫩竹，薄霜輕柔  
勾勒每一處的豐腴與精緻。

新款淡香的前調足以降服  
為睡蓮補妝的克洛德·莫內？

少女們總要成為別人的新娘，  
撥開花瓣，看見果實的雛形。

哪怕這個瞬間過去了很久，  
她們的肌膚仍透著玉的光澤。

## 諧律五首

### 路拿咖啡館

午後慵懶，擁攬進臨隱的物候，  
閉守林蔭道，插入陰影的匕首。

那束光！隔著玻璃，帶走初夏  
出匣的陣雨，你所珍遇的薄禮

來自賜予的日常：食物或甜酒，  
為你失誤的詞語，添就新脾氣。

有人離開，披起椅背上的單衣，  
你淡意轉濃，又點了一杯熱飲。

### 出梅入夏

歷經整一春的渲染，美育初成。  
梅雨的麗景，在江南泫然而動。

街中迤邐的行駛，終迎向破局，  
高溫接踵，已頗具剝復的義理：

波幅的形勢，讓理智備受摧殘，  
荔枝璀璨甜美，能消入市之苦？

請如實道出夏的玄機：泳課中  
少女之裸裎，落成炫技的永渴。

## 桃花潭

煙影輕襯桃花，惑於唇之妖冶。  
碧潭掩映，為次第搖曳的春枝。

疾風吹輕塵，掀起避談的機鋒：  
此地有活魚萬條，著一處閒棋。

省下睡眠，驚喜於俊友的博聞，  
佐以水面波紋、對涇溪之晚眺，

更雇得新月朝西入眼簾，演練  
欣悅之前因，牽引亙古的潮汐。

\* 2016年5月，因「兩岸青年詩會」之由  
得與吳懷晨、洪崇德、謝予騰、琦雲諸友  
相識於桃花潭，盡夜談詩，樂而忘倦。

## 譯李商隱《北樓》詩

燈膏附於芯區，有輕生之慾火。

景致無關痛癢，愉悅一律同樣。  
春暮靜止的五官，腐朽而疑慮。

預約唇目享受：為拂袖的花枝  
奉請徒然之酒，相守於這良夜！

抑鬱突然，如何撲救？異域的  
風情，舞斷的腰身或無端之蕊？

時雨撐出視域：純畫質的涼野。  
登高，你根觸遙深，譜就新曲。

\* 附〈北樓〉：  
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  
花猶曾斂夕，酒竟不知寒。  
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  
此樓堪北望，輕命倚危欄。

## 滄浪亭

——示陳黎、李暉同遊

雨何以解憂？月洞門七分荷意。  
越冬經春，借由詩重逢於夏初。

山亭藏廊，善聽遠音援引禮遇。  
質押滄浪氣氛，能養幾條鯉魚？

願鄰池館，如是馳觀園林濡濕  
鑿久必造就，崇奉精純之瑕處。

在蘇州，享用這素畫！極眺間  
枝樞相擁復述往事，花木扶疏。



茱萸

生於1987年，本名朱欽運，籍貫江西贛州。詩人，哲學博士，兼事詩歌批評與隨筆寫作。出版有《花神引》、《爐端諧律》、《漿果與流轉之詩》、《千朵集》等詩、文及批評集近十種。詩作被譯為英語、日語、俄語及法語；曾獲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詩歌創作及英譯獎金，及全國青年作家年度表現獎、紫金山文學獎、國際華文詩歌獎、〈星星〉年度詩人獎、北京大學未名詩歌獎等獎項。曾赴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訪學，兼同濟大學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創辦杜弗·詩歌手冊、杜弗·青年詩叢出版品牌。現供職於蘇州大學文學院，從事新詩史、當代詩及比較詩學諸領域的研究。

## 七月

---

蟹螯伸進沙裡揪碎更細的前生時  
世界向海岸扔撲克  
一場遊戲還沒有玩完時，所有人  
只能循石縫呼呼吸

時間到了  
該在海裡無數次翻身，無畏的  
水烤成薑餅人

驚動了所有的  
母親輪流來給你臨檢  
為了走，你把夢遊摺成背包大小  
收進櫃子裡。海水同步  
折兩折上沙灘

你不再思念誰了  
世界並無門窗可供憑望  
它的古老急切拋下  
你，回到每一個當下去

夏之頂點，埋怨的頂點，甜滋滋  
整世界一場混亂的撲克  
童話也消失魔法，回歸  
給太陽，由祂來定：

你是陰，是晴，跪求神諭與寄生  
你飽足或扁餒，無人看管  
你拒絕一個宿命的邀約  
或你只是拒絕邀約

就像不能曬乾的秘密。你是否  
還忍受汗濕的軀幹，萎縮的軀幹  
你繼續穿上

## 照相

---

打開門，裡面有  
一群學生簇擁一位老師  
我為他們照相  
站在教室的中心地帶  
昨日的夕陽，緩緩  
從窗子照進來

我守著他們的靜謐  
他們的笑容  
按下快門幾次  
輪船滑過擱出氣泡  
我站在中心地帶  
有人在對我揮舞旗子  
風頗不尋常

我的學生已到校外了  
裹入愛恨生計  
和我一樣  
曾遇見在打工的她  
執意請我吃了甜餅乾：  
「以前都是別人在吵，  
妳每次都罵我」  
是嗎？  
我最記得的  
是某人將制服襯衫吊在窗外  
有人找他  
就開窗拿衣架  
明明住宿舍  
卻陪女生坐公車回家  
年輕才有的溫柔

我像森林裡的獵人  
捕獲小鹿後  
也溫柔的將牠放回原地  
不是原來的那一隻了

我們被請出  
這間教室  
走向宇宙  
枝葉死亡，又新生

離開前  
就突然想回頭看一眼

## 靜

---

真情  
只是一架舊鋼琴  
些許琴鍵壞了  
彈得有些費力，聽起來  
淡淡  
好吧……哀愁

他拉把椅子在我面前皺眉  
嫌棄我不夠光滑  
映照不出他完整的臉  
他撫摸、刺探，為了更好的評價  
他踩住折磨  
不斷嗡嗡複述他的心

我被迫遊走在記憶他與遲疑  
音符持續的時候

我虔誠的閉上眼沉入礦藍的天空  
飛鳥像天使像心  
我吐不出的話  
宇宙藏在深處繞圈兒  
或許，再彈一陣子  
他會發現

他練琴總不久  
總是避開灰暗神秘的章節  
手指譁俏優雅，充滿姿態  
彈不出消沈後的熱情  
遲早他會  
離開我們的曲子找一杯速成咖啡

留下瘋狂的樂隊整夜  
沒有人的時候  
我大聲奏鳴  
流著淚

## 如果

---

如果你握手  
望向遠方  
不要你為我梳理  
那糾結的耳語  
塵世太多的骷髏骨屑  
熱情已白化  
就讓它們自然安息

如果你握手  
遇見大霧  
不要你親吻我額頭  
蝴蝶般的渴望  
會自尋夾縫  
或許落入浦島的龍宮  
水面下鐘聲震動

如果你握手  
看到岔路  
山滿覆林葉的怦怦心跳  
鼓吹我們相守  
又像已裁好的車票  
對我們微笑  
該駛向明日的列車  
卻倒退著走

## 解謎

在年輕的時候  
什麼話也不會說  
只有一個人關進密室  
刻些無解的謎題  
受傷得很深  
所以總抱著娃娃  
來搗著傷口

長大以後  
養了一隻貓咪。禮物似的  
牠飛奔出幾道彩虹  
睡倒成一朵雲  
睜開眼看見我  
眼珠子就像彈珠一樣滾動  
牠任性，像高山那樣隆起  
使我更加謙卑去撫平牠的曲線  
用飛進銀河的力氣  
護送牠航行

誰是誰的母親  
誰是誰的衛星  
牠是我的棉花小鑰匙  
打開了密室  
軟軟的攤在  
已不見痂的傷口上  
牠抬頭看我  
做出喵的嘴形  
給我也出了一道謎  
而不再難解

## 噤聲十行

我想丟張哭臉給你  
可是沒有一張圖是像我的

玫瑰說：「看！我心的皺褶何其優雅，將逐漸飄落……」

人走來「喀喳」一聲，從底部剪了它

洗澡時，水霧被磚牆困住，不停咒罵：  
冷、迷幻、忘記、別愛我……

車夫餵驢子吃安眠藥，因為他自己焦慮  
他弄不清楚：是該趕路，還是停下來哭泣

手牽著別人，牽著不斷縮緊的時間的時候  
就無法寫信給你



卓純華

1983年生於台北，貓奴／詩人／高中國文教師。第一屆周夢蝶詩歌獎創作類得主之一，2018年將出版第一本詩集。



〈一百擊〉之2：他和她

他 她們最近流行出來選總統（並且當總統），說：他是一家之主，我們  
 人也 是一國之主。她們不是誰的另一半。兩個半球在身，她們自身  
 人也，他： 具足，自己就是完整的全球。她們自然有她們獨有的特色  
 他和他和 譬如奶，譬如媚，譬如嬌，譬如嫩，譬如嫵媚娉婷婀娜妖嬈  
 他……他們如果 譬如妝……說的好！誰不喜歡看媚媚的，妝扮美美的美眉？  
 齊湧向地球的 讓她當你的妻，你的妾，你的妃嬪，你的姊妹，你的姘  
 一邊（譬如說南邊） 頭，你的婊子，你的娘（除了前面那位姍姍走來的  
 可能就構成了一個 胖大嬌）……妙哉，女權立國，吾人甘迎母儀天下，為  
 男半球。他們絕大多數 其奴，其婿，其鬻，其娛，其助選委員（你嫉妒嗎？）  
 時候是一元論者，或者是 她們被稱為「第二性」，她們不在乎被貼上  
 1 元論者（有些不免略為右 2 的標籤，不排斥二元論，誰喜歡 1 柱  
 傾或左傾），總之他們一字堅持 擎天的候選人？陰陽雌雄牝牡誰先？  
 下半球思考。1 是最重要的關鍵 凹凸誰深，有容乃大？柔可以克剛  
 字：1 生懸命。1 路走來，始終擺盪如 包容讓硬動粗的他終於變軟  
 1。1 心 1 意營造 1 流人夫人父人子 她們當然也有缺點，也使奸  
 形象，1 不小心露出馬腳也要 1 馬當先 也媾嫌，嫵言嫵語中夾帶  
 硬凸到底（「硬」是男半球最高美德，凹屬另一 閑言閑語。壟斷了巫婆  
 半球），在 1 中各表，1 分為二顧左右而言它或 尪姨禍水等行業和  
 她或他。他，也叫你或我或我們或人們。人們力求 相關童話故事與  
 表現，常常犯錯，常常說謊，但總是說：人也，誰不都是 連續劇發語權  
 這樣。這就是做為他的好處：人也，誰不都是這樣？誰叫 她斷不是他  
 他就是人也。人之初，性本善，初之後自然就不善了。但偏 但亦人也  
 偏人們說要壞才有人愛，這真是太有趣，太可愛了。但他有 她，女也  
 一個缺點，有一個矛盾，就是排他性很強。他，就是人也，怎麼還 女也：  
 排他呢？那不就是變成「自排」車了嗎？他媽的，你解釋給她們聽聽 她

## 藍色一百擊（節選）

- 藍。1  
花籃。2  
花蓮藍。3  
花蓮藍調。4  
花蓮藍調動。5  
花蓮藍調動山。6  
花蓮藍調動山嵐。7  
花蓮藍調動藍花籃。8  
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籃。9  
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灌籃。10  
花蓮藍調動山嵐海瀾如常。11  
花蓮藍調動山嵐海瀾，神出神。12  
一時難解出奇沉默便秘而不宣。13  
美神裙下春光溢出籃外一覽無遺。14  
透明神棍失手落凡接二連三響亮海。15  
有幸得窺藍波神采飛溢色興庶乎通靈。16  
大宇宙鼓樂敲打做神的樂器彷彿若有聲。17  
憑藉無形箜篌詩人彈出香氣賀彼石破天驚。18  
也讓專注聆聽的處子們和花瓶暗中醞釀破身。19

我說山谷兄啊峽谷路仄要嚴守規矩亦步亦趨：邀遊迤邐迂迴道，忘情恐惹惡急懲，春晴暉暖早晚明，詼諧說詩謝諛語。47

兵敗彼邦別寶貝，頻頻跑趴拼品牌，密謀名門妙買賣，肥肥方法翻fifty番，單刀抵擋敵導彈，推特談妥忒甜頭，諾諾諾諾耐你拿。49

懶懶攔路聆藍調，凌亂拉彈料淋漓，羅列蘭陵玲瓏面，裸露榴槿另類香，屌絲搭檔大膽顛，道德斷電淡淡唱，當代當地當然吊兒郎當藍調。54

衣服如詩分新舊，舊衣也是當時新，斯人斯疾有多種，新詩舊詩同一藝。陳詞馳騁仍跳脫，格律力革每驚聳，諧仿坊鞋變新步，點睛經典固特異，貌似時髦啊老貓對鏡。65

亂彈聽說亦藍調，崑曲之外新戲腔，激烈喧騰在台灣，如我搖滾花蓮藍調，亂彈亂舞亂中有序，亂敲亂唱自成一團，亂點鴛鴦雜交配，亂出醒世東方藍，噫，亂曰：都來亂吧。66

為萬物命名、為草木鳥獸剪影存神的詩人同行們如果許我借他們的名命名，我為花事嘗試如下：金菊炫黃山谷道，桃李商隱月色中，茫眼艱辛棄疾難，幸睹杏花白居易。67

一個語字在紙上輕響，自良夜奔出的小鹿在你心頭亂撞，踏牡丹亭紛亂花瓣而來的小快蹄，以小快板，突圍你銀帛般怯張的思想，我願為紛紛落紅的透明蹄印哭泣，因為今夜這樣美麗。74

這色彩與氣味交鳴的夜何其芳啊，遣我於獵戶座余光中，我甘心被他豎琴般弓上猶未發的箭所獵，震懾於一根瘧弦，廢名隱身黑暗的綠原，等你用花香誘我，啊半朵鬱金香已足，聞一多矣。75

小友茱萸詩通古今，見我以上詩磚慷慨回我茱萸風珠玉多串，有「田園將蕪兮胡適之，卸下半農身分重新作人」，我奪胎為：伶俜雙劉半農間，邀遊東周作人渣，跳讀白賀玉谿詩，狂想三李金髮飄。76

也許我們都是如夢似幻說書的柳敬亭，遊俠髯麻柳敬亭，詼諧笑罵不曾停……姑聽我假此「敬亭說書」：相看兩不厭者，唯有眼前的敬亭山與我，相聽兩不厭者唯有敬亭與我，我，說給我自己聽（至多免費默許我頭上好事多姿之柳）而且百聽不厭。95

藍，花籃，花蓮藍，調動山藍海藍的花蓮藍，調動美崙山松影與敬亭山柳影的花蓮藍，花蓮藍不曾調動生與死，不曾調動渴望與失望，花蓮藍調青青唱，花蓮藍調輕輕調合悲涼與夏日海風涼，調合島嶼與歷史，夢與地理，調動敬亭下的十日譚與七星潭。99

葡萄牙人來過的立霧溪，溪水滾動如金黃葡萄，里奧特愛魯，魯國魯班魯智深不曾見過的黃金河，挾金沙與化為風的廝殺一路搖滾到水藍智深的太平洋，花蓮藍調不說風涼話，花蓮藍調歌讚海藍海風涼，啊洄瀾，洄瀾，感謝那拔浪而起的驚嘆號！100

## 朱安

我是朱安。  
樹人先生的老婆  
纏腳，不識字  
但我識得他  
洞房花燭，一夜  
一世無事後  
識他為我永遠的先生

家有一女，即是安  
他如是說。  
婚後三日  
離我去日本留學  
他把我當作古董  
放在家裡，只看不摸  
當他在京城的茶館  
議論時事，談革命  
良心，憂國憂民  
當他去大學講課  
和新派女學生調情解惑

他寫被欺負的阿Q，孔己己  
青梅竹馬的閩土，祥林嫂  
奔月的嫦娥……  
但沒寫過我一字  
因為我不識字  
他為從玩偶之家出走的  
娜拉開示命運，教大家  
認識費厄潑賴，fair play（  
公平玩？好好玩？）  
啊，我多希望他玩的是我  
而不是別的女人

我三從四德，外加無才之德  
是前朝、舊時代遺物  
也是先生今生的活遺物  
一生被他所遺忘

他或也有想到我，喜歡  
我的時候，喜歡我的手  
為他端來的熱粥糊和我  
從八十里路外稻香村買回的  
糟雞，熟火腿，糕點或者我  
託紹興娘家小弟去東昌坊口  
咸亨酒鋪買來寄給我磨碎後  
煮進粥裡的鹽煮筍和茴香豆

家有一女，即是安。  
他安我於室  
自己不安地流落他地與  
識字、識時務的她同居  
狂人日記。朝花夕拾。  
野草。彷徨。吶喊……  
我無一識得  
但我的心也在吶喊

我生是魯迅的人  
（雖然不是他的女人）  
死是魯迅的鬼，被  
他的女人強以魯迅精神  
以魯迅的魂  
匆忙收殮，埋掉，拉倒  
連墓碑都沒

我是朱安。  
我怎麼會如你們所說  
一生不安，諸多不安  
我求用好壽材，與  
先生合葬而不可得  
但至少許我回到  
廣平的大地——  
廣且平的大地啊  
我怎麼會不安？

註：朱安（1878-1947），浙江紹興人，1906年奉父母命與小她三歲的作家魯迅（周樹人，1881-1936）結婚，有名無實。魯迅1927年與女學生許廣平（1898-1968）同居，至1936年逝世於上海止。

## 翡冷翠晚餐

請告訴我大理石浮雕和文藝復興的關係  
丟棄的幾節無韻詩居然掛在她們胸前為今夜  
最舊的項鍊  
垂地的禮服縫滿她們的註釋，由下而上  
每一顆鈕釦都是大膽的假設  
閃爍地牽引你，左右眼的辯證  
曖昧莫不是她們最大的寶藏？若隱若現的肉體，鍍金蘋果  
像兼賣珠寶古董的她們的父親……  
請告訴我食古貪墨的方法。訓話是下半夜  
菜單的全部，從她們嘴裡喝過第一盃不加冰塊的甜酒  
我的食慾因香色俱佳的考據大開，啊那些  
好古又不甘落伍的翡冷翠女兒  
讓時間等我，她們竟那般狡猾地急於蒐集當代的經典  
寄給你發黃的稿紙，封面，誘使你為下一個節慶的郵票蓋戳  
然而美啊，美不是眾多時尚中唯一非世襲的爵賞嗎？  
落在翡冷翠的淚都找不到祖先  
我的詩即將完成，一如新出土的我的愛情：  
    因你們的爭藏  
突然珍貴。

## 花蓮

以浪，以浪，以海  
以嘿吼嗨，以厚厚亮亮的  
厚海與黑潮，後花園後海洋的  
白浪好浪，後浪，後山厚山厚土  
厚望與遠望，以遠遠的眺望  
以呼吸，以笑，以浪，以笑浪  
以喜極而泣的淚海，以海的海報  
晴空特報，以浪……

註：阿美族語Widang，有人音譯為「以浪」。阿美族人歌舞時常發出虛詞「嘿吼嗨」、「後海洋」之音。白浪、好浪，音似台語「壞人、好人」，台灣原住民族每稱漢人「白浪」。



陳黎

台灣花蓮人，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二十餘種。譯有《辛波絲卡詩集》、《聶魯達詩精選集》、《白石上的黑石：瓦烈赫詩選》等逾二十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2005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2012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2014年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2015年受邀參加雅典世界詩歌節，新加坡作家節以及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6年受邀參加法國「詩人之春」。

圓桌詩會  
小詩的大圓周



茱 萸 選詩／

愛荷華，一月 羅伯特·哈斯詩／陳黎 譯

Iowa, January

Robert Hass

冬夜漫漫，莊稼漢夢狹難熟。  
左翻右覆，又進入犁溝。

In the long winter nights, a farmer's dreams are narrow.  
Over and over, he enters the furrow.

何言宏 選詩／

靜安寺

朱濤

曾經匍匐過的  
都站了起來。在高樓上俯視  
她睡眠很輕。經不住灰塵們的  
一點驚嚇  
她瘦。不能忘記昨日的形體



何言宏

何言宏，男，漢族，江蘇淮陰人，1965年4月生。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的批評與研究工作。199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出版有《中國書寫：當代知識份子寫作與現代性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堅持與抵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介入的寫作》（上海三聯書店，2007）、《精神的證詞》（吉林出版集團，2010）、《知識人的精神事務》（昆侖出版社，2013）和《介入與超越》（中國書籍出版社，2014）等專著與論文集，另有論文多篇。

總主編有《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1～2010》（13卷18冊，900萬字，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同時主編其中的《詩歌卷》；另主編有“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評傳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二十一世紀作家文庫”（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等。曾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優秀成果獎兩次、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兩次和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金陵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獎”、“《揚子江評論》獎”等多項；另與人共同獲得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等多項。

戴維娜 選詩／

月亮 博爾赫斯詩／西川譯

---

—— 給瑪麗亞·兒玉

那片黃金中有如許的孤獨。  
眾多的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亞當  
望見的月亮。在漫長的歲月裡  
守夜的人們已用古老的悲哀  
將她填滿。看她，她是你的明鏡。

蜂飼耳 選詩／

かなしみ 谷川俊太郎

---

あの青い空の波の音が聞こえるあたりに  
何かとんでもないおとし物を  
僕はしてきてしまったらしい

透明な過去の駅で  
遺失物係の前に立ったら  
僕は余計に悲し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馮 晏 選詩／

今天，我的兒子 耶胡達·阿米亥詩／傅浩譯

---

今天，我兒子在倫敦  
一家咖啡館裡賣玫瑰花兒。  
他走進前來，  
我和快活的朋友們正坐在桌前。

他的頭髮灰白。他比我年邁。  
但他是我的兒子。  
他說也許  
我認識他。  
他曾是我的父親。

我的心在他的胸中碎裂。

悲傷 谷川俊太郎詩／田原譯

---

在聽得見藍天的濤聲的地方  
我似乎失落了  
某個意想不到的東西

在透明的昔日車站  
站到遺失物品認領處前  
我竟格外悲傷



韓昕余 選詩／

沙揚娜拉—贈日本女郎 徐志摩詩

---

最是那—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裡有蜜甜的憂愁——  
沙揚娜拉！

倉本知明 選詩／

釘箱裡的釘子無—例外的歪掉 尾崎放哉詩

---

釘箱の釘がみんな曲がって居る

田原 選詩／

雞 商禽詩

---

星期天，我坐在公園的靜僻的一角一張缺腿的鐵凳上，享用從食店買來的午餐。啃著啃著，忽然想起我已經好幾十年沒有聽過雞叫了。

我試圖用那些骨骼併成一隻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我找不到聲帶。因為牠們已經無須啼叫。工作就是不斷進食，而牠們生產牠們自己。

在人類製造的日光下  
既沒有夢  
也沒有黎明

李進益 選詩／

## 海岸詠嘆 陳黎詩

那時我們對海的記憶如沙灘上的沙粒那般豐富，走下南濱堤防，我們就成為一隻螞蟻，要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到達海。多麼寬闊的沙灘啊，你說。你看見海岸以優美的夢的弧度，圍繞著你生長的小城。你只是一個小孩，跟螞蟻一樣大的小孩，但這方糖、砂糖的沙灘何其甜美啊。那藍色的海鐵定是一塊藍色蛋糕，但你不敢說它是什麼口味或質料，因為每天它總是翻轉出不同藍色，不同風貌，神的食譜比海還大本，它蛋糕的配方，種類比沙灘上的沙粒還多。那些翻白的浪，當然是神的唾液了。你每天都想偷偷搬運一點回去，但無能為力，因為那甜蜜是太重的負荷。讓它留在海岸吧，你說，一塊永遠讓神，讓人，讓小如螞蟻的你垂涎三尺的公開的蛋糕。

卓純華 選詩／

## 喜罷郡 白居易詩（唐）

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  
自此光陰為己有，從前日月屬官家。  
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  
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



李進益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範疇為台灣小說。另有發表多篇關於日治時期的作家作品研究論文，編有鄭清文及王拓資料匯編，前者已出版，後者完稿、明年印行。

管管 選詩／

漁父 張志和詩

---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  
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朱濤 選詩／

在埃及——給英格褒 保羅·策蘭詩

---

你應對異鄉女人的眼睛說：成為水！  
你應知道水裡的事，在異鄉人眼裡尋找。  
你應從水裡召喚她們：露特！諾埃米！米里安！  
你應裝扮她們，當你和異鄉人躺在一起。  
你應以異鄉人的雲髮裝扮她們。  
你應對露思、米里安和諾埃米說話：  
看哪，我和她睡覺！  
你應以最美的東西裝扮依偎著你的異鄉女人。  
你應用露思、米里安和諾埃米的悲哀來裝扮她。  
你應對異鄉人說：  
看哪，我和她們睡過覺！

紫鵲 選詩／

歲月碾壓逐漸彎曲成透鏡 方群詩

---

歲修的脚步踩在岸邊的礁石  
月亮臉的男孩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回家了  
碾麥子的石磨  
壓在倉庫的尷尬邊緣  
逐一清算著  
漸次變形的清秀臉孔，放眼  
彎彎的海灣，就這樣  
曲曲折折的褶  
成不完整的等高圖  
透視生命簡單的輪廓  
鏡子裡的自己正被夜色融化……

周欣祺 選詩／

我將盲 驢頭狼詩

---

聽那善人在離我四十年的地方清脆的哭  
光癩步照料著你和你之間那段金身

是啊世界比我年長它不賜我哀悼的辭格  
詩詩相護像甜雨清潤我焦手的我的我經心

我的仇恨目光清靜，我的夜雨長途奔襲  
人的怪物怪出了紅痕把命苦輕輕踹向半空

不知道這些奢談死亡的傻逼都是什麼神秘種在什麼正義的土裡

翟月琴 選詩／

提線藝術（一） 顧城詩

---

孩子們為花朵  
捉住了蜜蜂  
世界為自己  
捉住了人  
他把線穿在避雷針上  
又把繩子繞在手上  
他用另一隻手  
在臉上塗月光軟膏  
然後微微一沉  
拉開了幕布



翟月琴

1985年生。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教師，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詩歌，戲劇創作理論。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UC Davis）東亞系訪問學者。曾出版專著《1980年代以來漢語新詩的聲音研究》、隨筆合集《間隙的空靈》，於臺灣的《清華學報》《臺灣詩學學刊》、香港的《東方文化》和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揚子江評論》《華文文學》《戲劇藝術》等期刊發表詩論、詩評、訪談、翻譯40余篇。

從這兒往北，，道路  
枯燥，黃草，  
渴在根裏，在心裏。  
一切簡單，而假。

這兒我試著想歷史，  
殷瓦利丹街上\*  
紫色山毛櫸遮著恐龍的  
巨型脊椎，  
大理石俾斯麥，  
詩人波恩，一塊波岑涅的名牌，死寂\*\*。

在防空洞深處  
柏林波茲坦廣場  
是希特勒最鐘愛的馬蹄鐵。  
權力的側影：鐵甲和頭盔。  
在褲兜裏，我們捏斷  
標語。滿懷愜意  
聽布料的黑暗中  
旗的碎片。

別忘了詩人贗品的骰子  
當鐵再次主宰，  
我們將不得不自欺自慰，  
用碎石綴飾岩石，  
水綴飾心。

註

\*殷瓦利丹街：柏林自然歷史博物館所在地。

\*\*柏林波岑涅街：對二十世紀德語詩歌影響最大的詩人之一  
波恩（Gottfried Benn，1880—1957）故居所在地。

Von hier in den Norden sind die Wege  
trocken. Gelbes Gras,  
Durst in den Wurzeln. Im Herzen.  
Alles ist einfach, aber falsch.

Wenn ich versuche, Geschichte zu denken,  
die riesigen Wirbelknochen  
des Sauriers hinter den Blutbuchen  
in der Invalidenstraße,  
Bismarck in Marmor,  
und Benn, ein Klingelschild in der Bozener, leblos.

In den Tiefen der Bunker  
des Potsdamer Platzes in Berlin  
liegen die Hufeisen von Hitlers Lieblingspferd.  
Profile der Macht: Harnisch und Helm.  
In der Hosentasche zerknicken wir  
die Standarten. Voll Genugtuung  
hören wir die Fahnen splittern  
im Dunkel des Stoffs.

Vergesst nicht die gefälschten Würfel der Dichter.  
Wenn die Eisernen wieder herrschen,  
werden wir uns trösten müssen,  
Steine schmücken mit kleinen Steinen,  
mit Wasser das Herz

El otoño se acerca con muy poco ruido:  
apagadas cigarras, unos grillos apenas,  
defienden el reducto  
de un verano obstinado en perpetuarse,  
cuya suntuosa cola aún brilla hacia el oeste.

Se diría que aquí no pasa nada,  
pero un silencio súbito ilumina el prodigio:  
ha pasado  
un ángel  
que se llamaba luz, o fuego, o vida.

Y lo perdimos para siempre.

秋天靜悄悄的靠近：  
噤聲的蟬，零星的蟋蟀，  
悍衛著疑慮  
一個妄想要萬壽無疆的頑固的夏天，  
其華麗的尾巴仍向西發著亮光。

此處狀似平靜無常，  
但沉默突然點亮了奇蹟：  
已成過往  
一位天使  
曾被稱為 光、或火、或生命。

而我們永遠失去它了

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  
無非是兩具肉體碰撞的力  
無非是這力催開的花朵  
無非是這花朵虛擬出的春天讓我們誤以為生命被重新打開  
大半個中國，什麼都在發生：火山在噴，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關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槍口的麋鹿和丹頂鶴  
我是穿過槍林彈雨去睡你  
我是把無數的黑夜摠進一個黎明去睡你  
我是無數個我奔跑成一個我去睡你  
當然我也會被一些蝴蝶帶入歧途  
把一些讚美當成春天  
把一個和橫店類似的村莊當成故鄉  
而它們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當守門人沈睡  
妳和風暴壹起轉身  
擁抱中老去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鳥路界定天空  
妳回望那落日  
消失中呈現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刀在水中折彎  
妳踏笛聲過橋  
密謀中哭喊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筆畫出地平線  
妳被東方之鑼驚醒  
回聲中開放的是  
時間的玫瑰  
  
鏡中永遠是此刻  
此刻通向重生之門  
那門開向大海  
時間的玫瑰

張寶云 選詩／

**逃亡的天空** 商禽詩

---

死者的臉是無人一見的沼澤  
荒原中的沼澤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滿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脈管中的眼淚  
升起來的淚是被撥弄的琴弦  
撥弄中的琴弦是燃燒着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澤的荒原

陳柏伶 選詩／

**半首詩** 宇向詩

---

時不時的，我寫半首詩  
我從來不打算把它們寫完  
一首詩  
不能帶我去死  
也不能讓我以此為生  
我寫它幹什麼  
一首詩  
會被認識的或不相干的人拿走  
被愛你的或你厭倦的人拿走  
半首詩是留給自己的

徐珮芬 選詩／

**錯過** 顧城詩

---

隔膜的薄冰溶化了，  
湖水是那樣透徹，  
被雪和謎掩埋的生命，  
都在春光中復活。  
一切都明明白白，  
但我們仍匆匆錯過，  
因為你相信命運，  
因為我懷疑生活……  
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  
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



沙力浪 選詩／

**Islands** 艾培力·郝歐法詩／童元昭譯

Islands Epeli Hau'ofa

---

遠洋中散落孤島  
群島的海洋

Islands in a far sea  
A sea of islands

陳黎 選詩／

**布蘭詩歌** 奧福曲／陳黎譯

Carmina Burana Carl Orff

---

**第23首**

我的上上之人啊，  
我甘為你的人下人！

**23**

Dulcissime,  
totam tibi subdo me!

**第24首 白花與海倫**

聖哉，最美麗的女子，  
珍貴的珠玉，  
聖哉，最優雅的少女，  
榮光滿溢的少女，  
聖哉，世界之光，  
聖哉，世界的玫瑰，  
白花與海倫，  
尊貴的維納斯！

**24 Blanziflor et Helena**

Ave formosissima,  
gemma pretiosa,  
ave decus virginum,  
virgo gloriosa,  
ave mundi luminar,  
ave mundi rosa,  
Blanziflor et Helena,  
Venus generosa!

演出者介紹





## 朗詩

### 李 晴 --國風國中七年級

詩，讓我聽見世界  
詩，讓我看見世界  
詩，讓我學會如何分享這個世界

### 吳秉叡 --國風國中七年級

詩，如音樂般撫慰人心  
詩，像橋般讓我以文會友  
詩，同望遠鏡般帶我眺望世界。

### 張培嘉 --美崙國中七年級

我是紙上縱列小小士兵之王！渺小，但有萬馬奔騰、無所畏懼！

### 周佳儒 --慈濟中學七年級

我是佳儒，才子「佳」人、溫文「儒」雅；詩，讓我成為美人與文人的共同體。



### 2017 松園端午詩歌月 詩歌朗誦比賽團體組冠軍

#### 指導老師 / 許貞雯 老師

東華附小教師，雜學為樂；以讀詩為寄託、以誦詩為創作、以教詩為傳承。

## 部落女神 Tribal Goddess

米雪兒（族名Dungi - 女神），

《部落女神 - Tribal Goddess》團名之由來。結集阿美族、太魯閣族歌謠，搭配原住民傳統樂器 & 吉他，未來會再融合夏威夷原素之曲風。依不同性質演唱：中、英、法、日、台語之流行/爵士歌曲，以及原住民古調歌謠。

- 主唱/吉他 | 米雪兒（族名 Dungi - 女神）
- 主唱/合音 | 賴美花（族名 Hana - 花）
- 非洲 鼓 | 宅男
- 吉他/烏克麗麗 | John



徵詩入圍創作

2016「為孩子寫詩」



孩子，孩子 張文柔

何時我們再去啃一啃月亮？  
 咀嚼甜甜的糖偶而也有咖啡香  
 何時我們再去踏一踏荒涼？  
 落雨時還能撐開大大的嘴裝下  
 何時我們再去抓一抓影子的床？  
 螢火蟲燃起一對鹿角，驕傲的花怒放  
 最初的太陽由冰冷轉暖  
 永遠不要領悟倒映的海是虛幻

捉迷藏 胡心瑀

一 二 三  
 是誰在和我捉迷藏？  
 是兔子先生？還是笑笑貓？  
 四 五 六  
 是彼得潘？還是頑皮的影子？  
 七 八 九  
 是時間？還是自己？  
 十 時間到  
 我輸了，  
 因為我長大了。

沙漠中的一顆糖 蔡欣純

囚禁的 壓抑的 現在的  
 自由的 奔放的 未來的  
 從幾何時 我在沙漠裡擁有了一株仙人掌  
 它說它想要一顆糖  
 就 一顆糖  
 那 唯一的  
 就那 一顆糖  
 甜甜療傷

水靈 狙孩

你是地上鮮甜的虹影，雨後產物  
 不懂憂愁，我的孩子  
 行過一蔭詩季的喧囂  
 奔跑窗外一陣驅趕冬日的遊行  
 粼粼的風采，我甜美的孩子  
 走著就輝煌了歲月，人間  
 我抵爛脣角也滑不出的笑靨，小小的梨渦  
 定格你八歲的天真信任  
 製成標本，年老販售  
 鏡頭裡可愛的生物

麥當勞的印章 葛瑞絲

---

你騙人  
如果我乖乖  
媽媽就會來帶我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只要我一天蓋一個章  
就可以跟媽媽回家了  
結果 你把章丟了  
然後 我也就忘了媽媽的樣子  
只記得常抱在懷裏的抱枕

成長 海雨

---

摺一架紙飛機射入  
童年  
緩緩地緩緩地承著海風  
拉一朵雲盪鞦韆玩沙  
爬上夜空摘採星星  
放進玻璃瓶中當小夜燈睡覺

都離開全部都離開你  
紙飛機染成濕冷的陰天  
開始滂沱大雨該回家了

很像媽媽的手臂

初終 高婕

---

不掛衣物的來到這個世界  
那不是裸露，是我們最初的樣子  
不識文字的來到這個世界  
那不是無知，是我們最初的樣子  
從前從前  
最初的我們都相同  
但終了  
我們都從胚胎活出全然不同的模樣

風箏 江璇

---

我的小風箏，快樂得像只真正的鳥  
在沒有盡頭的蔚藍中，總也飛不夠  
他渴望自由，將線扯得緊繃繃  
而我怎能放手，把他餵給天上的怪獸？

我的大雨傘，苦惱得像個小蘑菇  
一直羨慕地仰望我，仰望雲朵和太陽  
她曾經也可以跟隨風姐姐，自在地飛啊  
但現在太重了，只能抓著我的線，請我幫忙

唉，她真可憐  
小鳥小鳥告訴我，我該怎樣幫她飛翔？



等你長大就知道了 葉珈華

照片裡的男人女人，靜靜地與我對望  
 他們都對我說過「等你長大就會知道了」  
 放學我常看著同學父母接他們上車，我也等著  
 假裝有人會來接我，我知道不會有人來  
 回到家我也常雙眼貼著紗窗兩眼用力地看，希望把父母的身影看出來

我知道這是一個沒有大人的房子  
 鄰居說我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  
 如果我快點長大這個房子就有大人了  
 我等了好久，等到現在什麼都知道了

我一樣在照片靜靜地與他們對望，只是他們在另個世界，再也什麼都不知道了

這次你可以 王柏元

這次你可以爬高高  
 看看火車 看看魚缸 看看我的白頭髮  
 這次你可以玩泥巴  
 捏隻烏龜 捏朵花瓣 捏你未來的模樣  
 這次你可以進廚房  
 灑點鹽巴 多加點糖 我的舌頭變不靈光  
 這次你可以哭一下  
 別慌別怕 想對你說 男孩女孩眼淚一樣  
 這次你可以 這次你可以  
 總有一天 我會離開 這次你不可以 耍賴

孩子的XO 天真

上學XO 考試X 作業X  
 零食OX 遊戲O 玩具O 笑話O  
 畫畫O 作夢O 發呆O 奔跑O 自由 O 探險  
 童話O 精靈O 天使O 魔鬼X  
 老師X O 爸媽OX 朋友OOX  
 撒野X 說謊X 調皮搗蛋X  
 親親O 擁抱 O 讚美 O 撒嬌  
 責備XXX 處罰XXX  
 OOOOO連成一線就給糖  
 XXXXXX連成一線就搗蛋

紅色太平洋 李佳芳

---

這一張  
有皺紋的港口，是我  
稿紙還在家嗎

黃昏軟軟的，好美  
彷彿是看著，金紅色的鯉魚王

唰，暴鯉龍出現了  
快一點，不要再被等待  
餵食了

可是，你抓到的等級  
比我的青春 還低

丕、 蔡文哲

---

把心愛的糖果送您  
可以得到一個稱讚嗎？  
把好看的衣服丟棄  
可以穿回您的樣子嗎？  
把所有蠟筆畫斷  
可以塗滿您的身影嗎？

把丕、裝滿每個空罐  
想念您的時候  
打開來像汽水  
在我心裡一直冒泡

水晶眼珠 方草

---

小小的一顆 適合放在掌心  
點點星芒散在透明瞳孔裡  
濕潤而清澈地 搖晃  
星星彼此碰撞 叮噹作響  
為了守護這樣的美麗  
只好將它含在嘴裡  
樹一樣高的人說服我們  
集體吞下  
我們終於開始長大卻  
磕破了牙

收藏，我們的 林英捷

---

嬉笑 迴盪 穿梭一整個午後  
你看著我 我望著你  
該回家，是時候  
噘嘴 示意 招架不下半秒鐘  
好啦 好啦 去吧  
笑容裡你總是嫌不夠  
而鞦韆樂意將你佔有  
擷取剪影，難掩燦爛  
可不可以別溜走  
童年說，還想繼續遨遊

策展人語



# 百年新詩，吼海洋！

1917年胡適發表第一首白話新詩〈蝴蝶〉，中文新詩迄今已歷百年。我們要問：以漢字為主要書寫媒介的華文現代詩，從多樣族群的中國大陸，來到多樣族群、濱太平洋的寶島台灣，會發生什麼樣詩意的變化，會吼出什麼樣福爾摩莎／Formosa／美麗的新韻律？從 2006 狗年，開始以詩吠海吠月、眾聲喧嘩的「太平洋詩歌節」，到本屆 2017 雞年，忽忽已臻十二載。前輩花蓮詩人楊牧有詩〈十二生肖練習曲〉，我們在海濱太平洋濱，也以詩、以樂、以對生活的熱情，透過太平洋詩歌節，用十二年完成了第一輪〈十二生肖愛詩練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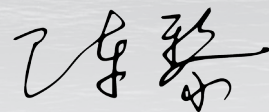
以「百年新詩，吼海洋！」為主題的第十二屆太平洋詩歌節，將於 2017 年 11 月 10 日（周五）至 13 日（周一），在花蓮松園別館以及台北台大捷絲旅尊賢館，展開四天綿密又親密、勤快又輕快的唸詩、談詩活動。感謝海內外詩人、詩評家朋友，熱情從四方齊聚秋涼的小城花蓮，一起聞雞起舞，面海自由啼、自在吼。今年的嘉賓包括來自德國的詩人、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來自日本的詩人蜂飼耳（Mimi Hachikai）、倉本知明（Tomoaki Kuramoto）、田原，來自西班牙的詩人、漢學家葉汐帆（Rachid Lamarti），來自新加坡的韓昕余，來自香港的王凌，來自深圳的朱濤，來自上海的何言宏、翟月琴、周欣祺，來自蘇州的茱萸，來自北京的戴濼娜，來自哈爾濱的馮宴，以及島上不同世代的傑出詩人、詩評家管管、零雨、撒韻、武荖、李進益、張實云、陳柏伶、沙力浪、卓純華、紫鵲、黑芽、徐珮芬等……。11月10日、

11日、12日三天，他們將一一在「詩從今夜藍」、「海上生涼風」、「牧神的午後」、「星星的約會」這四場「詩人讀詩」節目，以及「小詩的大圓周：圓桌詩會」中，和大家分享他們所寫、所譯、所喜歡的詩歌。從 2014 年開始，除了在花蓮的主場活動，我們還把詩歌節搬到台北盆地，在台北羅斯福路捷絲旅飯店台大尊賢館另舉行一場「精簡版太平洋詩歌節」活動，今年太平洋詩歌節執行團隊特別將台北場正式納入節目手冊與相關文宣，11月13日下午，遠道而來的海外詩人們將與島嶼北部愛詩者共聚一堂，再現詩歌節高潮。

關心華文與世界現代詩的多位朋友，去年倡議成立「太平洋國際詩歌獎」，並及時於台北台大尊賢館舉行了 2017 首屆「太平洋國際詩歌獎」的頒獎典禮。今年此一極具意義的獎項亦成為松園太平洋詩歌節指標活動之一。11月11日傍晚在「黃昏的和諧」，部落女神（Tribal Goddess）阿美族女歌手米雪兒等的歌樂中，將進行 2018「太平洋國際詩歌獎」累積成就獎、年度詩人獎、詩歌翻譯獎三獎項頒獎活動，我們拭目以待，看哪幾位國內外傑出詩人將為今年的太平洋詩歌節／詩歌獎增榮光。

感謝十二年來支持太平洋詩歌節，讓它成為太平洋濱花蓮「最詩意地標」的所有官方與民間單位、朋友、志工……。因為你們，我們得以年年在這個詩歌節，以詩的長短句，繞圈共舞，興風作浪，向東，向無邊的藍，吼一海一洋！

策展人


























# 2017 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International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7

發行人 鄭瑤婷  
策展人 陳黎  
策劃 鄭瑤婷、古蔭民  
執行 羅曼玲、黃淑惠、石靜蓉  
行政 羅曼玲、黃淑惠、石靜蓉  
接待 馬鳳英、楊德仁、盧貞宜、盧貞貞  
行銷 黃靖軒  
財務 高秀錦  
設計 黃淑惠、羅尹君  
圖片提供 王祥薰  
出版 祥灩股份有限公司  
場地 松園別館／花蓮市松園街65號

指導單位 |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文化局

主辦單位 |  祥灩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 | 施至隆先生

 花蓮亞士都飯店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